

宋

會

要

宋會要 喪服 五

淳化五年八月三日詔曰孝居百行之先喪有三年之制著於典禮以厚人倫中外文武官或父母之淪亡蒙朝廷之收叙未及卒哭固已斷喪頓忘哀戚之容不念劬勞之報雖僥倖從事克遵匪懈之言而創鉅因心殊乖未忍之意自今因父母亡歿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蔭令御史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至道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故右僕射宋琪男貽序等言乞終喪制從之先是琪卒諸孤皆授官及卒哭入謝訖咸乞終制特有是命之請天禧二年五月詔廣南福建路京朝官募職州縣官丁憂者委轉運使權差官替放雜任四年十二月御史臺言向來京朝官併丁父母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事下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其者不虞附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曰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殯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

服又晉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莫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服之服臣等參攷歷代典故只有重輕兼服之制遇虞祔練之際各服齊斬之服則是隨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制自今望依舊改正從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七日御史中丞薛奎言舊制京朝官丁憂服闋其告敕並送本臺給付近日多不親到臺頗涉慢易乞自今並令躬親到臺於三院御史廳下拜授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一日三班借職王遵言父母繼歿請終喪廬墓服滿赴職從之 四年十一月詔自今川峽廣南福建路京朝幕職州縣官丁憂父母者並許令持服仍未得離任速具奏聞候差到皆人交割訖依例持服 景德三年八月三班奉職張允恭父文以父亡乞歸冀州同守喪制從之舊制奉職以下居喪百日即追出就列其願終制者亦從特恩也 天聖七年五月十八日詔自今在京及近地州軍勾當諸司使副至三班使臣遭父母喪仰先申所司差官權勾當依近條與假仍續給俸其添給驛料食直即候過

卒哭朝參赴職依舊支給在外者不得擅離任若奔喪路近可以假限內往來者亦聽如正官在假年月已滿替人續到仰便交割管勾其假滿人發來赴闕所有在假月日並許理為在任其沿邊并廣南川陝福建州軍勾當遭父母喪者只給假三日仍不得妨本職公事若短使諸勾當在路遭父母喪者並須所便事畢別無綰繫方得申牒隨處州府依條給假訖奏更不得勘請解料其在京未有差違及已有差違待闕遭父母喪者各申所在去處依條施行仍續給請受 慶歷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草土王恪王整言準御史臺告報令受服闋敕告遂陳狀以母安康郡君呂氏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父司封郎中雍當年七月九日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年四箇月服制今再準告報不許通持服制臣等父母繼歿亦止統服三年在孝子固極之心實所難忍若朝廷以素有典制恐遂更張即乞不以為例詔恪等許通持服 慶歷三年七月九日詔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領邊寄而遭父喪並聽解官終制仍以月俸續之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亦聽 初言者請臣僚遭喪並持服下太常禮院議而言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行終喪之禮 帝以武臣入流者難盡令解官持服裁定之 皇祐五

年六月十一日詔武臣除喪者自今如文臣例先給告身然後入見至
和元年十月十一日詔川陝選人自今聽奔父母喪先是判流內銓劉
敞言都官員外郎燕度建議川陝選人遭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非所
以全人之孝也故釐正之嘉祐四年九月十四日詔帶閤門祇候使
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及正判事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者並聽
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總管鈐轄都監極邊知州
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
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編三班院敕韓續言今武臣遭父母喪
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兩制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嘉祐七
年三月九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故內園副使李永世頃以孫旦為子奏
補郊社齋郎今為大理寺丞近旦聞其父喪即解官自陳大理寺論其本
不得蔭當追所出身且旦上不敢欺君下不忍忘父盡誠無隱以禮行服
乃蒙坐法廢之終身兼旦母年老無他子孫食祿乞貸以州縣之俸使養
其親詔吏部流內銓候旦服除與判司簿尉九月十日詔橫行使及內
臣昭宣使以上待服者並全給料錢節度使給其半正任判事以上給三
分之一元豐三年五月八日三班差使王奎父喪乞解官待服許之仍

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比者宜即聽許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四日御史
臺言特進至承務郎遇有丁憂吏部進奏院報到待服年月日下元報州
軍見的實丁憂年月差遣因依籍記候服闋日前一月檢舉牒本官催赴
見臺其簿籍緣渡江散失別無照驗多不曾關中所屬報到致本臺無憑
檢舉今相度如有丁憂人於州縣給到服闋公據并印紙料錢文歷曾經
批鑒月日內有一件可照欲令召本色官一員委保正身非不許到闕之
人如無照驗依舊例召保官二員以憑給牒赴朝參依所召保官並不理
為委保參部等保官員數

皇祐元年十一月三日大理評事石祖仁言先於八月十五日祖父太子
少傅致仕中立身亡叔國子博士從簡成服後於十月十五日身亡祖並
無兒男祖仁是嫡長孫欲乞下太常禮院定奪合與不合承祖重服詔禮
院詳定博士范鎮議曰按經無接服非禮也始於徐邈何承天司馬操之
說而古未之行也今祖仁以嫡長孫固當傳重也始喪而傳重可也其叔
已傳重叔死而接服不可也就使祖仁接服不幸而祖仁又死須它孫繼
之制禮之意若是其不決乎是不然也故聖人不言接服其不言者不許
之也庾蔚之以為邈承天操未見其據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宜以本

服主要服除而止母在則練服主祭可也博士宋敏求議曰按子在父喪而卒嫡孫承重禮令無文通典載江都集禮晉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邈答曰今見有諸孫而事同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期除則當應服三年否何承天答曰既有次孫不得無服但次孫先已制齊衰今不得更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裴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無緣忽於中祥重制如應為後者次孫宜為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而司馬操駁之謂二說無明據其服宜三年也庾蔚之云嫡孫亡無為後者祖有衆孫不可使傳重無主況子之子居然為祖持重所以范宣云次子應服三年是也今中立未卒哭未經葬而從簡繼卒求其類乃無出此雖亦有訛之者然已著前代論議目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乎古者重嫡正貴所倚其為後者皆服三年謂之承重大凡外襄終事內奉靈席有練祭祥祭禫祭可無主之者乎今中立之喪未有主之者祖仁名嫡孫而不承其重乃曰從簡已當之矣而可乎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及未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焉可無所承哉或謂已服期今不

當接服斬而更為重制接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康成注謂
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
前問答之次况徐邈范宣之說已為操駁之是服可再制明矣又舉盜必
有服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至而制斬衰其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至者
用再喪制服通歷代之闕折表禮文以公人情謂當如是請著為定式詔
如敏求議 熙寧八年閏四月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言檢會
五服年月敕斬衰三年加服條嫡孫為祖注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
亦如之又祖為嫡孫正服條注云有嫡子則無嫡孫又準封爵令公侯伯
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
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
下準此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體先庶叔
不繫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衆子亦服為父之服若無嫡
孫為祖承重則須依封爵令嫡庶遠近以次推之且傳爵承重義當一體
禮令明白固無所疑而五服年月敕不立庶孫承重本條故四方士民尚
疑為祖承重之服或不及上稟朝廷則多致差誤除嫡孫為祖已有上條
外欲已特降朝旨諸祖亡無嫡孫承重者依封爵令傳襲條子孫各服本

服如此則明示天下人知禮制祖得繼傳統緒不絕聖主之澤也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五服年月教斬衰三年加服嫡孫為祖為承重者為曾高祖後亦如之當院自來凡有詳議持祖服紀內其間無嫡孫及庶子者依封爵令取庶長孫為後持三年斬衰之服緣從來未有明條多是議論不一致有差舛今欲乞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如又無嫡孫之同母弟即立庶長孫承重行斬衰之服於是禮房看詳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適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不常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欲於五服年月教嫡孫為祖條修定注詞云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亦如之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從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十九日皇帝弟廣平公德彛卒先是德彛娶王顯孫問名納采畢大歸有期詔問禮例禮官言按禮記曾子問曰娶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又按刑統云依禮有三月廟見有未廟見就婚等三種之文妻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唯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

犯並同凡人今詳女令服斬衰於室既塋而除或未塋但出殯即除從之

宋會要齋喪版

真宗咸平元年六月八日詔自今三司館閣丁憂並令持服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殿中丞石嶼言昨知懷安軍在任丁母憂準勅不離任今得替準勅赴闕又緣服制未滿不敢依例朝見詔嶼許令朝見今後京官任川陝廣南福建等路在任丁憂者未得離任候替人到除服未滿者並令持服

宋會要 喪服

天聖二年四月二日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穎川郡君鍾所生二男並先亡祖母沒無服重子婦止餘孤孫七人諸孫之中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以否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言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祖父母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通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通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事事得申若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已在雖為祖養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又後魏永平四年太常劉芳議累代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按令文為祖後者祖卒為祖母祖父歿嫡孫為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詳官當院參詳合依禮令承重解官從之天聖七年六月五日廣南西路

鍾字下增
氏字

轉運使王堆正言祖母身亡緣臣父早喪望特許解官持服詔太常禮院
詳定禮院言按禮令嫡孫為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又云諸喪新喪齊衰
三年者並解官其王堆正若無親伯叔及兄即當依上項禮例解官持服
詔惟正詳禮院檢定禮令施行 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三司度支判官
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蒙給假三日竊以祖母王氏
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固知所適伏乞申詔有司檢詳條制俯降朝旨
庶知道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初齊衰三年為祖後者
祖卒則為祖母注云為曾高祖母亦如之又曰齊衰不杖舂為祖父母注
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姓為祖後者乃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為祖後者父
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為祖母也為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
以貴賤為差庶祖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為祭主不得於私恩若
受於父代而養為後可也又曰庶祖母合從何服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
為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虞議曰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
族人猶為之服況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歿為母得申三
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今取到薛紳本家服圖紳係為庶孫不為祖後
受重於父看詳五服年月初不載持重之文於義纂即有所據今薛紳不

為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伏以
禮法二柄合為憲章本無異端同底於治故君子蹈之則為禮小人違之
則及刑雖進退異名而制度一體百官之守所當奉行尺一之文是為不
易薛紳以父之所生庶母亡疑所服乞下有司詳定眾官會議輒不遵用
教又只從義纂定奪又直引義纂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此蓋晉王廙辭
祖庶母之說非庶祖母之事臣竊見自未有司或觀令勅不便者必於無
事之時以事畢之後明其利害乃衝改舊文奏上再下有司或差官定奪
可否如可衝改即再具利害奏聞取旨方降宣勅施行未有臨事之時
別引他書擅自不依勅文一面定奪奏上況五服年月勅與新定令及通
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
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立等撰集本名開元禮義鑑開寶中改修
為開寶通禮義纂並依舊文不曾有所損益非創修之書未有據以決事
其所引義纂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之文臣已別狀奏駁若
自今在外臣庶或有值父所生庶母亡與薛紳事體一同者如只準令勅
不行三年之制未知處以何罪若使天下刑法之司捨令勅而守義纂未
見其可也又詳五服年月勅係天聖五年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施行

此實本院所定之文今乃臨事之時自不遵守豈謂令勅便為刑書與禮文有異畧而不取亦未可也况勅文初因孫奭本朝名儒常授經禁中天
下知其違禮不應於義纂所載兩條不出於六經所以與不取也今以令
勅之條不載六經之文不出勅引以為據廢格制書臣所以不敢雷同具
奏臣非好立異議雅知謹守勅文不可臨事改易且禮法之局所共執行
於法則議刑於禮則制服非一司獨能專也伏乞降狀付外令御史臺刑
部審刑院大理寺與禮院同共定奪聞奏所貴禮法之官參議其極盡一
之典無輒重輕別狀曰竊以義纂皆近世諸儒之意不合經義謹具解正
條駁如後義纂云禮無庶祖母之文有為祖庶母後者之服者此答問之
人明知禮經之中並無庶祖母之事乃有喪服小記祖庶母之說為此按
喪服小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注云父之妾無子
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疏云謂己父之妾為祖庶母即今所謂父所生庶
母者也又云晉王虞議曰受命為後服之無嫌者此王虞釋祖庶母之事
謂妾子受父之命為祖妾之後服之無所嫌疑也又云婦人無子託後族
人猶為之服况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者此亦王虞引此言婦人無
或託夫宗姓之子與為之後猶當服之况其夫之庶子庶孫也庶孫受

父之命為祖妻之後是莫敢卑其祖也又云妻之父沒為母得申三年孫
無由獨屈當服之也者此亦王虞引此言妻子父沒尚得為母三年孫不
可不服也臣謹按喪服小記云別子為祖注云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
始祖也又云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長其族人為宗也又按喪服小記
云庶母與妻母不世祭也注云以其非正也引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疏云妻母為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王虞
雖知禮經正文無庶祖母之事乃曲引祖庶母及婦人無子託後族人并
父沒為母申三年者凡三條強為此類而皆非經典本意殊不知承別子
之後自為大宗所守者重不得更為父所生庶母申三年也况妻母不世
祭豈於祭有厭降之文於服無衰殺之節其不然也且王虞所議不云受
重與否但云當服之也不顯言喪期之數同蒙三年之文非文之不具蓋
不達禮之本意也况此議初問有服無服本不在三年之章亦不謂受重
者也臣有詳紳為映之孫也權卿為別子始祖也紳繼別之後為大宗也
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
喪以廢始祖之祭也義纂云記云為祖母也為後三年此義纂引之傳寫
錯繆也又云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為差庶祖母不祔於皇姑已

受重於祖當為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者此釋為祖之後自然不得為祖母
三年也又云若受重於父代而養為後可也者此釋子傳父重者代父修養
庶祖母亦得三年也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據義纂稱重於
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為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長亡取嫡或庶
次承傳父重亦名為受重也若繼別子之後自為太宗所承至重不得更
述庶祖母為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已之故為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
謂受重於父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周言耳臣切
詳義纂其間論說多不與通禮正文相副若於條勅之外辯詳典禮或取
或舍質正異論可也非可便取為執據移奪令勅也詔太常禮院與御史
臺詳定聞奏眾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祖母庶
祖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復又詳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
叙封母氏恩澤迴授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詳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
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豈可王氏生則輟遯國
恩歿則不受重服况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辭官特齊衰三
年之服詔從之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太常禮院言自今承重者嫡
子死無諸子即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

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者自依禮令從之先是知太常禮院兼寺丞
王子韶言寺丞劉次莊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為嫡孫同母弟本院定次
莊祖母亡無諸子及無嫡孫次莊以嫡孫同母弟當承重檢近降五服條
嫡孫為祖註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亦如之嫡子死無子然後嫡孫承
重即嫡孫傳襲封爵雖有求子猶承重切詳上條止為嫡孫承重與不承
重立法即無庶孫承重之文自來嫡孫即不問長幼承重若嫡孫已死見
有親弟年久又有庶母弟年長若論長即庶長孫承重若謂庶孫不當承
重即嫡孫同母弟雖少當為祖父母齊斬三年未嘗明降指揮乞下禮官
詳議立法故也元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禮部言知建州左朝散郎王
汝舟於去年十二月內繼祖母身亡有叔承重營幹喪葬了畢今叔於三
月二十九日身亡汝舟係嫡孫今來祖母之喪雖已經卒哭緣別無伯叔
合承重乞辭官持服尋下太常寺本寺看詳皇祐中石祖仁遭叔父之喪
未葬小祥以前當時禮院用何承天司馬操庶蔚之等議令因墓制為三
年之服朝旨必情廣恩事已施行至元豐中敕諤遭叔父喪在小祥之後
其期服已畢禮院用徐龜議乞令心喪三年以終喪祭朝旨以義為制令
依本服今王汝舟所陳事理與石祖仁體例頗同皆在小祥以前欲乞令

王汝舟解官執喪伏其小祥變服以為三年之制其小祥後如既諤之比者即用徐邈議許令素服臨祭解官以中心喪通三年而畢本部看詳王汝舟係嫡孫其祖母之喪雖經卒哭既無伯叔承重合依太常寺所定解官行服通三年而畢貴合禮意從之熙寧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知潤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有叔父在育司以新令嫡子死無承子然後嫡孫承重覺不當為祖母解官故有是命紹興三十年二月十六日大理評事元徽之以高祖母安人羅氏死亡承重解官從之時徽之亦年幾五十矣

宋會要 齊長叔制

禮院言郭禎為出嫁母行服

景祐二年郭禎為出嫁母行服太常博士

同知禮院事宋祁以當不行服乃奏曰禮者叙上下制親疎別嫌明微以

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隆殺從宜故尊有

所伸則親者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

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禎生始數年而父喪其母適氏更適士人王渙禎

然孤苦以致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禎一人而已

適氏既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適不幸而死禎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

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初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

為母服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嫁母無服今詳適氏嫁則從夫已安於

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禎而禎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壞有慈

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進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

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禮制疑

禎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之俯就也義有所斷聖人從宜也况

當孝治宜謹尋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詳議其郭禎為父後為出嫁母

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臣備禮官不敢侵嘿請准

勛作勲
載記之載
易載

卷二 嘉九 二十九

一

批下侍御史劉夔奏議臣聞父尊母親天下之達禮也存養沒喪天下之達節也故父在為母期父沒為母三年降殺之義在此而已勛華而下周隨以還公襲之文或殊齊斬之儀無革惟載記載孔氏喪出母自子思始以譏廢禮至若父卒為出嫁母杖期又為父後者無服周公制禮宣聖定儀具載簡編初無此說今宋祁謂疑換不當解官行服臣謹按天聖六年六月十二日初禮部侍郎劉筠等同定刑部郎中孫奭所奏左僕射劉照等所議開元三年五服制度依開寶正禮錄出舊載齊衰降服條例與祁所言不異又按唐憲宗朝丞相鄭餘慶陸贄等議父卒母嫁夫義絕無服裴漣注云准天寶六年正月二日初出嫁母終年又改寧令諸喪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母亦解官其正喪母及出嫁母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生已者又職制令諸聞父母若夫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喪制律諸居父母若夫喪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注云自作遣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疏義曰其父卒母嫁及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若出妻之子並居心喪之內未合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亦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又冒哀求仕者徒一年註謂父母喪禫制未除及在心喪內者諸冒哀求仕者謂父母

之喪二十五月大祥後未滿二十七月而預還求仕但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內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名為冒哀合徒一年若釋服從吉自從釋服從吉之法及在心喪內者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除其二十五月內為心喪臣再詳格令子為出嫁母雖為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之例今禫不自空桑而生當念哀哀助勞報德固極若食稻衣錦去衰麤徹哀隕而享安榮是謂以母死而為利且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臣向觀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為殿中侍御史中丞杜衍任太常博士日並為出嫁母解官致喪識者薏之切惟朝論士庶喪嫁母者比比皆是輒舉近班二臣以明非要矧王渙身沒之後邊氏却還孺家母子如初累變星殯若使生為母子沒同路人循開元肩肩之制滅孝子克克之行則必虧損名教廢墜人倫下扇澆風上玷孝治事體至重不可不惜今禫既自解官已伏苦塊伏望聖慈遂其孝心則至治之朝敦風厚俗在此舉矣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已降別勅令終三年然則明皇當時已悟夫禮但緣此勅在後遂令執用舊文方今聖哲熙朝文物大盛自我作古誰曰不可何必

遵李唐之常議畧先王之經制守為後之末節絕母子之要道哉臣又聞
晉元准謂為人後服嫁母服劉智云雖為文後猶為嫁母齊衰繼周公父
卒母嫁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鯉卒而嫁於衛故禮弓曰
子思之母死柳若謂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
曰吾何慎哉石苞問淳于濩曰為父後者不為出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
以為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為詳正濩
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服分明無可嫌詳觀古賢精密
之論則禭之行服不為過矣上令太常禮院御史臺與前降指揮一處同
共詳定聞奏者臣等今檢詳禮條如左參詳宋祁所奏疑五服年初內
為父後者為嫁母無辭官之文劉夔以為母嫁亦當中心喪之禮以緣以
有下項典禮及律條分明更難別立條制又翰林侍講學士馮元奏准中
書批下宋祁等奏狀疑禭行服參酌禮記正義皆古之正禮開寶通禮及
義纂并五服年月初皆國朝見行典制明有義據即無子為父後為嫁母
行服三年廢父祖祭祀之禮但有司未經遵用止徇人之常情寧不致疑
互持偏說禮記正義開寶通理五服年月初皆言為父後者為出嫁母無
服惟開寶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終服三年又引劉

智釋議雖為父後猶為出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禮也且通禮義纂聖朝所定疏云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云為出母嫁母縗卒哭乃除二者並存其事相違何也初詳天寶六年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釋義曰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云猶為齊縗卒哭乃除二理昭然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中五服年月初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服杖期則天寶六年出母並終服三年之制已經行改不可行用又五服年月初但言解官臣以為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施之今世理有未安若諸子杖期又於條制更相違戾既求禮意當近人情自今後子為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齊縗之服卒哭乃除逾月乃祭仍申心喪不得作樂即與禮記正義通典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文言不相遠也如非為父後者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初降齊縗杖期亦解官申其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同除仍申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除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為心喪其義一也以此論之則國朝見行典制盡與古之正禮相合餘書有偏見不合禮經者皆不可引用也今槩即未審有無伯叔兄弟可奉父祖祭祀應得子為父後之條以否合行勘會又緣其人解官行服已過

期年難於改易臣今議欲乞依下項陳乞自今後子為父後妻實無人可奉父祖祭祀者並依聖朝典制施行從之

宋會要

帝不執制

哲宗元祐四年七月十一日中書省言三班奉職陳永和狀親妹美人陳氏出宿開聖院永和與弟姪等係期親之服乞掛服守靈詔不允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宰臣湯思退言喪長女依條乞給式假五日詔令朝參治事止給早出假

宋會要總麻服

天聖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學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各報守一本喪服制度編附入假寧令者顛倒服紀鄙俚言詞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其餘謬妄難可遽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伏乞詳擇雖印頒行又禮文作齊衰期唐避明皇諱改周聖朝不可仍避伏請改周為期用合經禮詔送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聞奏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言與所上五服年月別無誤錯皆合經禮其齊衰期字却合改周為期以從經典又節取假寧合用條件各附五服之後以便有司檢討並以修正望下崇文院雕印頒下中外所有舊本更不得行用其印板仍付國子監印造出賣從之皇祐四年正月十九日吉州司理參軍祝紳請持兄服從之初江南東路體量安撫司言紳幼亡父母養於兄嫂已嘗為嫂持服今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世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意亦可勸也既聽之仍候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宋會要總麻服

天禧元年四月十五日詔自今在京倉場庫務坊監監官京朝官使臣聞

親喪給假五日聞哀二日大功給假三日聞哀一日總麻在家聞哀並給假一日從三司使馬元方之請

幸易字

宋會要 禮制

天聖五年十月三日太常禮院言自宋宗廟祠祭皆率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後改差多致防闕當院檢會唐會要正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祭者以聞元禮凡有總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以奏差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奏曰準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麻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躐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總以上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左虞潭尚仲堪並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行公除之令既以卽吉於祭無妨今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以有司限文若以服為禁則懼虧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懼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也被公除者人思君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義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去之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

倫以一王法從之又王涇郊祀錄注總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
吉事山人不干也正元六年吏部奏請既葬公除之後得許權改吉服以
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常院有詳律稱知有總麻已上喪
遣充掌事者答五十陪從者答三十此則唐初定至正元六年吏部起請
皆援引典故乞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闋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
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
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稱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
以歷代止依正元六年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三年詳定儀注官請依郊
祀錄總麻已上不預宗廟之祭今詳正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
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庶使舊典克從免致廢闕
從之元豐三年三月二日太常禮院言國子博士孟開乞以姪孫宗顏
為嫡孫據今無子者聽食同宗之子昭穆合者又曰子孫繼絕應析戶者
非十八以不得析則是有孫繼祖者又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為孫
請如開所乞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同修起居注直
史館蔡延慶許歸後本宗初延慶言先臣贈太尉齊是臣之伯父臣祖父
以齊未有繼嗣日令臣出繼今齊有子延嗣為光祿寺丞而臣所生父哀

反無繼嗣乃下禮官議而禮官言延慶當歸後本宗故也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八日禮部言故朝請郎致仕李弼賢妻王氏狀亡夫從祖惟清係繪像臣僚為本支無嗣乞依張知白例推旁支恩詔從之仍令李惟清族中推有義者立為嗣 紹聖元年十二月五日尚書省言元祐七年南郊赦書節文今後戶絕之家近親不為依條立繼者官為施行今戶絕家許近親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行從之 政和三年閏四月二十七日戶部尚書劉炳言有旨王彥林以弟彥通與叔母宋氏為繼絕孫今戶部員外郎蓋儀議彥通用元豐中孟開以姪孫宗顏為嫡孫例事體明甚大理寺官皆以為允獨寺丞吳璩異議竊以深文刺骨離于人心者非所以為法膠執拘滯泥於故常者非所以為禮法不達於人情禮固可以義起君子者法之原必本于平恕聖人者禮之制莫尚乎變通不明禮法之本原而欲絕人之世豈先王之用心哉孔子曰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蓋以其無後而絕故繼之也若祖自有子又嘗娶婦方得養孫或有子未娶而亡亦不得養孫則天下之絕世將不可勝計以是為禮法不亦可乎蓋儀議是若如璩議則元豐蓋宗顏紹聖劉守信二家皆可追奪產業數十年之間天下之養孫者不惟世守其先時或已經蔭補若行

此議則鄉里姦民倚法撻撻長告訐之風起爭競之俗非所以綏靖四方也若曰使皆有繼續則天下遂無戶絕夫法有養子養孫蓋慮天下有絕滅之家也戶絕財產所得幾何政和元年諸路戶絕錢萬餘貫而已使皆知立後遂無戶絕一歲雖失萬餘緡聖主之所樂為也從之徽宗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詔孔子謂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不幸無嗣有族子逮已嘗用安石孫思創官之比聞與公未已可仍舊以逮為雱後以稱朕善善之意也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故臨川伯王雱女王氏狀伏念父被遇神考擢寔法從不幸早世未立嗣息大觀間特詔以族子逮為後於政和六年緣其所生父身身亡詔令逮歸宗照管葬事今已終葵欲望特令逮仍舊為先父雱後詔從之高宗紹興八年十月二日詔故太尉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神師道以再從姪法為後其神道碑令本家陳乞委官製撰

宋會要追行服

紹興三十年五月十三日太常寺省定章評等昨解官持服今顯仁皇后
并祔恩例所得轉官檢照禮律即未合祇受從之 元祐六年五月六日
監察御史徐居平言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今大小使臣任管軍沿邊之
類當行服而不請解官者甚眾願令並解官持服著為令從之其大小使
臣除係沿邊等職任并元是軍班換授及小使臣非奏補及武舉入官人
並仍舊 七年二月十一日詔武臣丁憂者見任管軍處或充路分總管
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關縣尉都監寨主監押同巡檢巡檢駐泊巡防駐
泊及管押綱運大使臣係軍班換授小使臣非蔭補并武舉入官者及差
使備差並不解官內係沿邊任使并押綱者給假十五日除一百日其應
不解官而願解官行服者除沿邊任使奏候朝旨外聽之 紹聖三年五
月八日詔小使臣丁憂依元豐舊法勿令持服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準備
將領差使並依邊將副城寨使臣條不許持服 徽宗元符三年已卯但
正月十四日詔三省集侍從官禮官議興國二年服是何服紀令疾速指
定聞奏詳見九月六日指揮淳熙四年九月十二日敕令所官臣僚奏自今
右選脩武郎以下如有服制並合依文臣解官吏部看詳應小使臣外官

宗室仕諸路監司知州軍軍使知縣縣令縣尉鈐轄路分都監副都監將
副準備將領差遣如遇丁憂乞依文臣解官持服授訖未上同內極遣去
處並不解官願解官持服者具奏聽旨詔依仍下本所修立成法本所欲
於武臣丁憂不解官本條依舊文外今參酌初修諸路小使臣任知州及
軍使知縣縣令尉丁憂並解官內緣遣去處不解授訖未上同願解官者
具奏聽旨從之 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芮燾言吏部選法小使
臣遺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為限欲除緣遣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
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離流出身人休養以百日為限外小使臣如
蔭補子弟及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合遵三年之制從之 既而吏
部奏所降指揮內蔭補子弟并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人悉遵三年之制竊
慮未盡今照得如奏為遺表致仕及捧表生辰親屬并捧香成里宗室女
夫染瘴陣亡罷省親屬恩澤應諸色補官宗室并進獻人並合依已降指
揮施行校尉準此從之 二十八日詔內侍官如丁憂依舊給式假一百
日 七月七日中書門下省言昨降指揮應從軍小使臣自今在職丁憂
與免武假近緣吏奏請將見從軍與不係從軍之人例皆給理假宜分別
詔內外諸軍小使臣在職丁憂並依上件已降指揮施行 十年七月二

十二日吏部言淳熙條格小使臣沿邊任使丁憂不解官止給式假十五
日淳熙七年知胡二十七日因臣僚奏請失於照會一例奏同聲說給假
一百日遂欽依臘乞依淳熙條格止給式假十五日從之二十七日詔
小使臣丁憂並依舊法其在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指揮之後解官持
服人與依舊法理還磨勘月日

家會要 成服

景祐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審刑院言開封府民單如壁母於姑禫服內爭家財準戶律諸居父母喪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疏云謂在二十七月內今與有司檢詳典禮准五服年月數十三月小祥除首經二十五月大祥除室座除哀裳去經杖二十七月禫祭踰月復平常其單如壁祖母禫制未滿緣三年之喪止以二十七月為滿其二十七月即明踰月為服或須實滿二十七月乞下太常禮院定奪禮官議曰謹按禮記問傳云再周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緇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太常祭後間一月而禫也六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緇夜間而不服稽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縗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服二十七月而吉吉而除禫月樂無所不佩求其情可合乎禮矣儀禮云又暮而大祥曰為此祥事中月而禫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月二十七月禮記云是月禫從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參詳典故三年之喪十三月為小祥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六月服素縗二十七月禫祭踰月仍復平常自初喪至此月首尾二十七月踰月謂終禫月餘日次月改朔是名踰月即合純吉請頌天下以為定式從之 紹興

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持禪服韓冲通言奉旨差知鎮江府緣見居禪制
敢冒分符望追還誤恩詔令候從吉日前去之任

宋會要 短漫

禹

元豐八年九月四日承議郎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服其政常容貌衣冠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葬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葬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葬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然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豈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哀至葬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葬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

如古義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絰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元符三年九月一日以哲宗皇帝陞祔太廟畢羣臣純吉服如故事六日太常寺言謹按禮記事君方喪三年至漢文以日易月行公除之制魏晉以降既葬即除本朝參稽歷代典禮加隆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以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正月中本寺檢用實故事為哲宗合服斬衰重服已施行訖今哲宗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祖宗故事聖駕進發皇帝擇練服改吉服還內昨奉太常寺供具儀注若據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未庶事相稱獨茲微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哀從吉事理甚明今已係哲宗祔廟以後皇帝服御如此依故事即已踰時便合改御吉服今檢會累朝典故太宗為太祖之服太平興國元

據易說

年十二月甲寅上服袞冕御乾元殿受朝仗儀如式太常樂備而不作
真宗為太宗之服袞冕既發哀服還宮會要云雖以易月之制外朝即
吉而內庭實服通喪也仁宗為真宗之服禫除祭真羣臣奉慰帝服常
服羣臣並吉服禮儀院請靈駕進發皇帝釋哀改吉服還內詔可七月
靈駕進發內外並吉服皇帝以此孝之性不忍據易至於左右內臣哀
服如初宰臣援引典禮執奏三四乃詔內侍省翌日釋服英宗為仁宗
之服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祥除太常禮院言故事
皇帝釋黻御常服群臣亦如之神宗為英宗之服諸哀冊訖上與皇太
后奉辭哀服還宮哲宗為神宗之服如前今皇帝合釋黻御常服素紗展
脚幘頰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製造宰臣韓忠彥等言禮本人情先
主曲為之節喪從先祖後世莫得而踰敢緣舊章以政大典竊以本朝故
事真廟以來皆緣父子之相承故有哀麻之本制易月雖同于四海在宮
實行于三年恭惟太宗上繼藝祖於君臣之服雖重在兄弟之禮亦明伏
惟皇帝陛下以弟及於秦陵實子承於神考天倫之戚家法斯存祔祭應
除往古有已行之誼羣臣既吉至尊無獨異之文矧惟聖孝之誠日奉東
朝之養每親蘭膳猶御素衣蓋常有司講禮之初未及乘輿易服之制比

再閱奉常之議謂宜如興國之儀況加隆已過於八音願易吉一運於列
聖伏請皇帝陛下從禮官所議改用吉服餘依從官等前議詔答曰參考
僉言祇自朕志仰念繼承之義宜服三年之喪常告治庭衆論惟允難以
中道復議改更自是三上表乃下詔候周期服吉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三
日詔曰朕纂國家極繼及承祧祇奉泰陵適追先服遺難伊始敷告具存
而元符末年異論蜂起秩宗宰輔咸有建言力陳日侍親闈豈可久衣素
輴援經執禮引義制情批訓再三章却復上聞論弗已抗疏踰堅茲時方
侍慈顏顧念難伸素志勉從所請中實盡傷致養既終因心可展奉違初
詔用慰紹承已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
揮宜改正庶盡厚終之義稱予繼序之誠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建中靖
國元年七月大行皇后大祥皇帝釋服素紗垂脚幘頭黹色公服黑鞋帶是日百官並赴慈德
殿陪位祥祭訖移班慰上於東廂及詣內東門進名奉慰九日禪祭如大
祥禮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蔡王似奏請為聖瑞皇太后解官持服禮
部言治平四年英宗上仙昌王請解官行服不許及元祐八年慈聖光獻
皇后上仙昌王時封徐王請解官行服又不許今蔡王宜如故事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禋祭畢以熬服入朝詔蔡王園陵同日熬服入朝歸第以哀
麻終制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武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提舉太一宮
劉安民言今月九日崇恩太后崩安民係太后叔欲乞解官持服詔不允
同日持服人劉景平言見持母服聞今月九日崇恩太后崩景平係太后
之弟欲乞解官持服詔從之

全唐文

中興禮書

履日秋

宋高宗小祥乞展日視事天聖元年真宗小祥不視事
前後各五日治平元年仁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熙寧元年英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臣伏見陛下
聖孝冠古必行三年之制歷代帝王所未有也而有司
多拘近例往往未副聖意緣國初典禮從簡而紹興八
年徽宗小祥時方用兵難廢機務故不視朝前後各止
三日今具天聖治平熙寧典禮進呈欲乞聖慈特賜御
批將來高宗小祥前後各不視事五日庶叶三朝舊典
仰荷舜孝

金唐文

宋會要 宋宣祖安陵

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詔改卜安陵命樞密承旨內客省使王仁贍為按行使仁贍與司天監趙修己言得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警鄉鄧村地吉從之二年正月七日以宰臣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實儀為禮儀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為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匡藝為橋道頓遞使後質罷相命開封尹代兼轄五使公事昭致仕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代十一日有司請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

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
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四百六十步各置
神門角闕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輜鵲茸
蠹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冊寶車方相買道車白憶弩素
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張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蠹
盟器輿漆梓宮夷衾儀椁素綦已牲倉瓶五穀輿瓷甌
辟惡車進皇堂有鐵帳覆梓宮藉以機櫛褥鐵盆鐵山
以燃漆燈宣祖袞冕昭憲皇后花釵葦衣贈玉十二神
當墻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二月十三日
禮儀使言宣祖謚冊寶舊藏太廟昭憲皇太后謚冊寶
遷入安陵宣祖冊寶未審入陵以否太常禮院言按晉

書武帝禋位之年追謚文帝至太初四年文帝王太后
崩將合葬開崇陵太尉司馬望奉祭進文帝璽綬於便
房神坐望約此例遷入安陵後之三月二十六日啟故
安陵奉宣祖昭憲皇太后孝惠皇后梓宮於帷殿四月
九日安陵掩皇堂真宗咸平三年六月五日遣內殿崇
班表守恩往保州奉順祖惠元皇帝惠明皇后簡穆皇
后神柩於西京白馬寺令有司議修奉二陵年月國初
四祖陵名欽陵康陵定陵並在幽州惟安陵舊在京城
東祖南淵又改卜安陵後三陵尚未修奉真宗即位有言
順祖翼祖葬保州六年二月太常禮院議康定二陵制
度請依改卜安陵例詔比安陵減省制度康陵比安陵
減省外皇堂深四十五尺靈臺高三十三尺四面各長

卷八千一百八十九

七十五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四神門南神門外至乳臺四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五尺乳臺至鵲臺五十五步鵲臺高一丈九尺簡穆皇后陵比孝明皇后減者亦同此制其石作比安陵減三分之一每陵四神門外各設獅子二南神門外宮人二文武官各二石羊石虎各四石馬各二并控馬者望柱石二景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手詔曰康陵安陵已經近奉將修兆域以園寢之事邦國大經開國之初已曾會議尋建陵名尚虛神寢而有司抗表屢有所陳因以二陵尚居清苑朕以事關宗廟理合審詳周訪群言皆云有據朕猶存慎重並廣諮詢至于命中使以經營委藩侯而訪

察繼觀來奏咸曰無疑復俾大臣再陳定議遂有迎奉
之請用愬追遠之誠既覩僉同式稽典禮於是遷之梵
刹營山寢園今則安厝有期儀制將舉朕偶從餘暇肆
閱群編因覽太宗實錄明載二陵所在又不指保州眷
言夙宵未免疑惑況奉先之事垂事大猷務叶禮經所
宜明允可令中書門下與樞密詳定以聞二十三日中
書門下樞密院上言伏以尊崇祖禰務極孝思營奉陵
園必遵典制今者肇基王業首舉歲章欲行四廟之儀
尋建諸陵之號雖未崇於兆域已脩載於冊書向以攸
司連上封疏述其忠款願陳懇激之言詢及宰司亦有
僉同之議恭惟聖慮務極精詳密詔求詢皆有依據矧

重雍之肇啟當大孝之丕承咸秩無文動循故實持仲
迎獲將展厝安而陛下親信史之所標指塋域而有異
因垂中詔俾極叅詳敢抒群心上酬清問臣等共議其
迎到神寢向期下葬即望權停所有二陵伏請量加營
繕務從儉省葬以衣冠設其園寢用伸朝拜之禮以改
尊祖之懷徐俟辨明續伸遷奉庶不違於古道且旁協
於人情狂瞽之言仰祈聖擇從之二年正月十八日詔
康陵定陵宜令藍繼宗罷修其迎到神柩遂以一品禮
葬于河南府河南縣為二位二十七日太常禮院言每
歲春秋二仲遣官於西京白馬寺行獻奠之禮今準詔
旨罷修康定二陵其獻奠官宜停從之大中祥符四年

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汾陰次西京遣知制誥錢惟演詣一品墳以香幣酒脯祭告仍詔俟朝拜諸陵日差官以少牢致祭

宋會要 太祖永昌陵

顧易偉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于萬歲殿是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準遺詔不勞擾百姓宜令所司奉承先旨應緣山陵支費一取官物供給工人役夫並先用官傭顧二十五日命翰林使饒州團練使杜彥圭為山陵按行使武德使王繼恩副之二十七日命宰臣薛居正撰陵名十一月五日命開封府尹齊王廷美為山陵使兼橋道使翰林學士李昉為禮儀使知制誥李穆為鹵

卷八千一百八十九

薄使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驥勾當儀仗使事既而又命
齊王兼充頓遞使宰臣薛居正上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十四日鹵簿使言諸司吉凶仗周世宗慶陵及改卜安
陵人數有異未審何從照並依安陵例用三千五百三
十人二十日少府監言山陵輜輶車并諸色擎舁共五
千九百五十六人請下步軍司差從之四月五日以武
德使王繼恩兼永昌陵使五月一日賜永昌陵執事官
器幣有差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永安陵己未神
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啟攢前三日
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

音樂

十月死次
年四月葬

宋會要 太宗永熙陵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於萬歲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遵儉約四月五日以越王元份為山陵使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禮儀使工部侍郎郭贇為國薄使侍御史知雜事牛冕為儀仗使權知開封府畢士安為橋道使邕州觀察使劉知信為脩奉山陵都護入內副都知銜紹欽為都監二十六日宰臣呂端上陵名曰永熙二十八日禮儀使言永昌陵儀仗用三千五百三十人考之禮令全不及大駕國薄之半今若全依禮令則用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必慮道塗往復為難今請除太僕車輅仍舊止用玉輅一革車五外凡用九千四

百六十八人合大駕鹵簿半數詔依二十五日太常寺
言將來山陵合排鉦吹儀仗及教習挽歌代哭諸色人
等欲於開寶寺大殿前教習後之命入內副都知衛紹
欽為永熙陵使內殿崇班楊繼銓副之仍置衛兵五百
人守奉十月六日帝啟奠于梓宮群臣入臨升梓宮于
龍輜祖奠徹帝徒步慟哭與親王宗室後至乾元門外
帷次梓宮升輦設遣奠十五日不視朝以未掩皇堂十
八日永熙陵掩皇堂十一月五日德音兩畿京內減死刑
釋杖罪應沿山陵科率蠲復賦役營奉行事官量與恩
澤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慶殿遺制曰山陵
制度務從儉約二十二日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翰林
學士承旨李維為禮儀使御史中丞薛映為儀仗使樞
密直學士李及為園簿使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呂夷簡為橋道頓遞使入內內侍省都知藍繼宗為按
行使內侍省押班王承勛副之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
夏守恩為山陵修奉都護西染院副使盧守勲為都監
入內都知張景宗押班雷允恭同管勾一行諸司二十
三日命宰臣丁謂撰陵名十四日司天監言山陵斬草
用四月一日丙時吉後之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藍繼宗
等言據司天監定奪到永安縣東北六里以來地名卧

龍岡堪克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二十八日詔應緣
山陵一行并逐頓所用錢帛糧草諸般動用物色仰三
司轉運司擘畫撥以官物置辦供給不得科配擾民
仍曉示人戶知委四月九日入內都知張景宗言山陵
西北隅可以創造佛寺就命監修下官帶御器械皇甫
繼明閣門祇候郭延化兼管勾修創後賜名永定禪院
六月五日命龍圖閣直學士呂夷簡魯宗道入內押班
岑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忠即時乘詣永安縣相度皇
堂地仍遣司天監主簿侯道寧周訥隨往及令夷簡召
京城習陰陽地理者三五人偕行先是藍繼宗與王永
勛按行山陵封域以定又命雷允恭覆按允恭乃與邢

中和輩擅移皇堂就東南地頗峻側衆知非便以先恭
交結丁謂莫敢言者開築之際土石相半興作踰月皇
堂內東北隅石脉通泉夏守恩停後上聞丁謂復言雖
掘見泉水緣已及元料請便修築地基既從之而內侍
毛昌達入奏具言皇堂為恭先擅移向東南二十步即
詔中書審議復請令繼宗承勛與司天監巫徒參定又
命入內押班楊懷玉同之時謂欲庇先恭擅移之罪衆
皆疑懼不決遂請命呂夷簡魯宗道等往視焉未幾懷
玉言翰林天文誥難中和等稱移皇堂不及元按行之
地夷簡等奏至請移就元按行處是日旬假即內出其
狀令張景宗召馮拯曹利用而下就謂私第叅議同否

始謂志在黨庇依違群議至是特出中旨謂始與同列
請後夷簡等奏仍令王曾往彼責衆狀如無同異即興
工役曾至審聽用元按行地上占新移處西北一角乃
後之即遣內侍羅崇勲就鞏縣劾元恭擅移之狀并得
隱盜官物金玉萬計及與謂交構賄賂之迹詔杖死元
恭籍沒其家而謂及於貶云十六日王曾等上言得司
天監主簿侯道寧狀按由吾葬經天子皇堂深九十尺
下通三泉又一行葬經皇堂下深八十一尺合九九之
數今請用一行之說舊闕上方二百尺今請止百四十
尺並後之是日以内殿承制郝照信入内供奉官羅自
賓代雷允恭修疊北域藍繼宗充山陵修奉鈐轄内殿

承制王克讓同管勾二十五日內降鎮墓法五精石鎮墓法謝墓法令山陵修奉司委在彼祇應人將陰陽文字看詳如得允當即依逐件事理候至時精潔鎮謝七月六日詔陵名曰永定初丁謂奉詔撰陵名曰鎮陵及謂貶馮拯以三陵名上皆有永字謂不遵先制故改焉按宣祖陵止名安陵永安乃縣名也又翼祖陵已名定陵至是追改為靖陵十七日禮儀院言山陵儀仗依永熙陵例八月十三日禮儀院言啟攢宮後百僚並服初喪服其間軍負有近經轉補或自外代歸未曾給孝服者止以公服陪位山陵使以下至永安並依至道故事更不朝拜三陵並從之十五日山陵使言館閣校勘李

淑已差至永安縣行事欲就差管勾隨行章表從之二十一日召輔臣赴延慶殿東廡觀金字模勒先帝謝天書表及政要十卷皆將納皇堂故也二十四日天書先發既旦帝啟尊于梓宮郡臣入臨升梓宮于龍輜祖奠徹步從以出正陽門外梓宮升輦設道奠十月十七日命樞密副使張士遜馳往永定陵掩皇堂日設祭告之禮十三日葬永定陵二十四日德音兩京畿內減肉刑釋杖罪沿山陵應奉科率蠲復賦役營奉行事官量與恩澤山陵使以下進勳封有差十月二日宴群臣於崇德殿酒七行不作樂以山陵禮畢也六月八日永定陵使麥守恩詣守陵天武龍衛卒日贈菽米二升半奉先

卒月增錢二百俟三年罷給從之十五日河南府言永
定陵占故社彥珪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詔特給一
百萬二十二日永定陵使麥守恩請徙恆師縣巡檢於
永定陵從之八月五日賜永定陵使河南府官房廊錢
日四千

宋會要

仁宗永昭陵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四月二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所
司宜奉承先旨應沿山陵工役先給錢物頗召諸費一
取官物不得差科人戶提舉製造梓宮石全彬進梓宮
畫樣詔令務在堅完不得過有華飾三司言乞內藏錢

百五十萬貫細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
及賞賚從之三日命入內侍省副都知李元恭按行
山陵使帶御器械張茂則副之四日命宰臣韓琦為山
陵使翰林學士范鎮為禮儀使權御史中丞王疇為儀
仗使龍圖閣直學士周沆為園囿使翰林學士權知開
封府馮京為橋道頓遞使十五日發諸路卒四萬六千
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十九日權三司使蔡襄言山陵
一用永定陵制度詔可於是右司諫王洵上言民力方
困山陵不當以永定陵為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克楚
建中知濟州田集繼上疏請遵先帝遺制山陵務從儉
約皇堂上官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乃詔禮

儀院與少府監議唯看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
一用永定陵制度太常禮儀院請三京諸路軍民至卒
哭東京至祔廟靈駕所過州縣畢山陵文武官至三年
乃聽用樂皆從之六月七日詔皇后送大行靈駕至山
陵既葬三日而返其後以疾不果行又令宗室遙郡團
練使以上及出嫁郡縣主隨從十二日賜西京公使錢
千貫以山陵所在改也八月初三陵皆置卒五百人唯
定陵後以章獻太后故別置一指揮至是昭陵使甘昭
吉以定陵為例奏請置守陵奉先兩指揮而京西轉運
司請減定陵卒半以奉昭陵詔止令選募一指揮以五
百人為額六日帝啟奠于梓宮群臣入臨升梓宮于龍

輟祖奠徹與皇太后步哭以從出宣德門梓宮升輦設
遣奠十五日奉安大行梓宮於永昭陵之下宮二十七
日永昭陵掩皇堂十二日德音兩京畿內減死刑釋杖
罪沿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恩澤二十
日賜山陵行事官器幣有差九年四月十一日增置永
昭陵巡檢一員

宋會要

英宗永厚陵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
度務從儉約九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準遺命不得
勞擾百姓應緣山陵一行合役工人役夫並須先給錢
物顧名諸雜費用一切官物供給不得差遣人戶科配

州縣同日命入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張茂則都大
管勾山陵事入內副都知李繼和為山陵按行使帶御
器械李若愚副之十日命宰臣韓琦為山陵使龍圖閣
直學士李東之為禮儀使知制誥韓維為鹵簿使權御
史中丞彭思永為儀仗使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傅
求為橋道類逆使後思永知太平州以權御史中丞王
陶代陶知陳州以權御史中丞司馬光代東之致仕以
知制誥宋敏求代維知汝州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栻代
以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為山陵都護內
侍押班張若水為山陵幹轄入辭日守約賜窄衣金帶
銀鞍轡馬若水賜窄衣金束帶十八日三司言修奉山

陵欲乞依例於內藏庫給見錢三十萬貫充用從之二十三日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萬六千四百四十人令只乞差三萬五千人諸路轉運司知顧石匠四千人從之二十四日宰臣韓琦上陵名曰永厚詔蔡依二十五日按行使李繼和等上所按地圖命翰林學士王珪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覆按之二月二十一日王珪等言覆定陵地如初按從之二十四日詔山陵地內有墳墓者並等第給錢遷葬無主者以官錢徙於官地而葬之三月四日以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為永厚陵使文思副使王保常副之閏三月五日詔給田十頃房錢日一千賜永定昭孝禪院七日詔永

厚陵別置奉先第七指揮以五百人爲額二十日永厚陵封山斬草五月四日賜修奉山陵兵匠緡錢有差後又賜編欄巡檢修道路兵士布衫袴填隨道兵士緡錢執儀伏柴炭等八月八日上啟奠於梓宮百官入臨升梓宮于龍輜祖奠徹步哭以從出宣德門梓宮升輦設遺奠讀哀冊十三日德音兩京鄭州河陽減死刑釋杖罪緣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德澤十六日詔河南府撥官房錢日一貫三百充永厚陵酌獻十月二十六日賜英宗皇帝石記文于昭孝禪院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生于壬申蓋天聖十年之正月三日崩于丁未蓋治平四年之正月八日葬于永厚陵蓋其

年之八月二十七日永厚陵南至永定陵七里一百三十一步東至永昭陵九十步其令永定昭孝禪院為二陵追福仍賜良田十頃房錢日一千歲度童行二名僧一人紫衣于院元豐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保章正馮士安魏成象等言臣聞祖宗朝嘗於永熙陵東西三男位築隄以鎮土已獲感應今可于永厚陵及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天柱壽山行鎮土之術仍乞于鎮土隄逐方位以珍寶玉石為獸埋之宜因鄆王舉葬祭告諸陵斬草之日興動土工可無妨忌詔送提舉司天監所集官定本所奉於陰陽書及國音別無妨礙從之其鎮土事令衆官詳定申中書

宋會要 神宗永泰陵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于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六日命入內副都知石得一都大管勾山陵事七日命宰臣王珪為山陵使禮部尚書韓忠彥為禮儀使兵部侍郎許將為國簿使御史中丞黃履為儀仗使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蔡京為橋道預通使九日西京左藏庫使高州刺史竇仕宣為山陵按行副使十九日禮部言大行皇帝山陵宜依治平四年故事靈駕所經由地及西京城內俟神主到京日方許開樂從之四月八日詔內侍省內侍押班劉有方都大管勾一行山陵事十一日禮部言治平故事山陵掩皇堂畢宗

正卿行虞祭之禮官制行太廟舊儀悉隸太常寺將來
虞祭乞改太常卿行事從之十二日入內副都知石得
一等言奉詔按行大行皇帝山陵于永安縣南鳳臺鄉
固縣村得地詔遣禮部侍郎李常內侍省押班趙世良
覆視五月六日宰臣王珪上陵名曰永裕陵詔恭依十
七日詔右僕射蔡確權領山陵使事以王珪病故也二
十八日命尚書左僕射蔡確為山陵使二十一日兵部
尚書王存為山陵國簿使二十六日詔石得一為永裕
陵使宋用臣副之十二日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
使苗授為山陵都護十月一日禮部言靈駕發引三日
一遣使宣問于皇太后以表皇太妃以賤群臣准此從

之三曰夏國遣使良魏名濟賴昂聶張圭正進助山陵
馬六日啟奠升梓宮于龍輜徹祖奠太皇太后哭送出
垂拱殿門上與皇太后皇太妃哭以從出宣德門梓宮
升輦上遣奠中書侍郎攝中書令張瑄讀哀冊二十四
日葬于永裕陵十日德音應兩京河陽減死刑釋杖罪
緣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恩澤

宋會要

哲宗永系陵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于福寧殿遺制曰山陵
制度務從儉約十三日命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
惇為山陵使尚書吏部侍郎徐鐸為禮儀使尚書兵部
侍郎黃裳為國薄使御史中丞安惇為儀仗使知開封

府吳居厚為橋道頓遞使尚書度支郎中王詔兼權京
西路轉運使應奉山陵四月二十四日命禮部侍郎趙
挺之為山陵禮儀使代徐鐸御中丞豐稷為儀仗使代
安燁尚書兵部侍郎陳軒為鹵簿使代黃裳同日以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吳靖方入內內侍省押班藍從熙為
都大管勾山陵事入內內侍省押班馮世寧提舉製造
梓宮兼按行山陵使內侍省內侍押班閻安副之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賈崇內侍省押班宋用臣為修奉
山陵都護十四日賈崇卒以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知
代州王崇極管勾馬軍司充修奉山陵都護仍令乘驛
徑赴山陵所候事畢赴闕供職十五日宋用臣卒以宣

慶使入內侍省副都知梁從政為修奉山陵鈐轄十
五日命宰臣章惇撰陵名三十日太史局言山陵斥土
用四月四日吉從之詔山陵制度並依元豐八年例施
行二月二十六日按行山陵使馮世寧言於河南府永
安縣得地詔侍從官一人及入內侍省副都知梁從
政覆視三月二日命梁從政為山陵使左藏庫使羅允
和副之二十三日以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繪
為山陵行宮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曹誦為山
陵總管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李遇裁定山陵車馬
人徒食錢等四月一日宰臣章惇上陵名曰永泰五月
十五日以羅允和為永泰陵副使代藍從熙二十二日

罷吳靖方山陵都大管勾以馮世寧代之六月九日命
內侍省押班樂士宣為山陵行宮四方巡檢八月一日
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龔夬奏哲宗皇帝大升舉
至鞏縣陷泥淖中不能出次日方至帷殿詔稷劾治頓
逆使以下聞奏同日奉安梓宮于永泰陵之下宮九月
四日德音兩京畿內河陽鄭州管內減死刑釋杖罪公
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恩澤十月二日
御史臺制勘所奏橋道頓逆使吳居厚提舉修治橋道
承議郎宋喬年通直郎盧聚奉議郎李公年等為道路
不治致哲宗皇帝靈駕陷于泥淖暴露經宿詔龍圖閣
學士左中散大夫新知永興軍吳居厚落職知和州喬

年等各降一官。槩仍銜替。八年四月十一日。左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忠彥為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左光祿大夫左正議大夫門下侍郎李清臣為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許將為右銀青光祿大夫右正議大夫尚書右丞。黃履為左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蔣之奇為右正議大夫。宰臣用曾公亮例。遷兩官。並以永泰陵復土也。

宋會要

徽宗永祐後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道君太上皇帝崩于金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言。檢會山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于宣德門外奉辭百僚于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

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九年正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山陵故事升遐後製皇堂命宰臣上陵名昨聞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升遐即與國朝故事不同故未建陵名今已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行事欲乞詳酌不候修製皇堂先次命宰臣上陵名自大祥後仲春之月為始每遇薦獻及非泛奏告諸陵添設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位以稱欽崇之意詔差尚書右僕射秦檜已而檜言臣伏以荆鼎告成永絕持髯之望漢陵尚儉猶勤治霸之圖茲摺令名是伸孝志恭惟徽宗皇帝道該眾妙心同太虛視富貴如執鞭

等死生如晝夜越之南燕之北惟推而後行澗水東渥
水西將歸于其室周重嶺復近列聖以相依地久天長
彌萬年其不朽徽宗皇帝陵名伏請為永固陵詔恭依
其後改紹興九年四月十三日詔將來梓宮至東京權
曰永祐于龍德宮安奉於西京修奉陵寢五月六日宗正少卿
三京淮北宣諭官方庭實言比緣使事至西洛因得瞻
觀祖宗陵寢竊見宣祖皇帝永安陵太祖皇帝永昌陵
孝明孝惠孝章皇后陵制度極為簡古臣以此知太祖
太宗皇帝親歷民間疾苦念創業之艱難奉先之孝所
當自竭而愛惜民力猶務儉約是以深仁厚澤被于四
海使斯民至今不忘宋德欲將來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山陵尺乞依永安永昌並孝明孝惠皇后諸陵制度並從簡儉詔依六月七日宰執進呈禮部太常寺討論徽宗山陵故事上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為鑒臣等曰此非陛下博覽今古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議聖諭所及足為後世法二十三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言伏見宣諭官方廷實有請乞將來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願明詔有司異時永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如是自然可保無虞與天無極惟陛下精思遠慮斷而行之上嘉納之七月五日詔黃冕充山園陵按行使十五日詔吏部侍郎

周綱充按行使梁邦彥副之先是梁邦彥既被差充山園陵按行使邦彥言有記故例山園陵按行使差近上臣僚充內侍為副事干典禮付委至重詔令禮部太常討論至是太常寺言太祖廟昭憲皇后園陵命樞密副使趙普為按行使內客省使王贊副之神宗朝慈聖元獻皇后山陵命龍圖閣直學士韓縝為按行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副之參用大臣於體為重所有按行使欵差侍從或前執政故有是命紹興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紹興府申繳到知會稽山龍瑞宮事潘道璋陳獻會稽山龍瑞圖本可以為攢宮詔万俟卨前去按行俟見得可否續具奏聞七月十一日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

節皇后攢宮吉地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十三日詔資政殿學士左朝奉郎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鄭億年充永固陵攢宮復按使內侍省押班兼提點吳
國長公主宅李珪充永固陵攢宮復按副使先是御史
中丞兼侍讀攢宮按行使万俟卨等言奉旨前來按行
攢宮道士潘道璋所獻會稽山龍瑞宮地即與國音姓
利相違泰寧寺青山園地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東
其地係天柱壽山低怯亦不可用臣等今別按視到昭
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地段壽命主山三男子孫之位
形勢高大林木鬱茂土色黃潤一帶王氣秀聚宜于此
地卜穴脩製攢宮庶幾山岡順于國音風水便于地里

乃為聖宋萬世之利又據太常寺禮直官王彥能等狀稱元得古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禁地四至各一百步若於禁地外別立永固陵攢宮離寨即無妨礙今來西北百步禁地之外地形低下不可安_穴分立神園欲近北壁偏西五十步內自南分別立永固陵外離寨次北偏西安_穴隨地之宜分立神園各立內外離寨臣等令勒判太史局吳師顏等相驗其地可以使用所據太常寺禮直官王彥能等狀稱若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百步禁地之外別立永固陵攢宮離寨緣百步之外地形低下不可安_穴分立神園云于禁地五十步內分_穴尚離昭慈聖獻皇后神園五十步外更乞下太常寺看

詳本寺今檢會宮陵儀制永定陵南侵三陵禁地一里
九十步并檢會陵寢地圖永厚陵東離寨與永昭陵西
禁地相侵永泰陵東離寨亦與永裕陵西禁地相侵今
看詳按視到永固陵攢宮地段雖在昭慈聖獻皇后攢
宮禁地百步之內若比附上件故事即于典禮無妨礙
可差官復按之故有是命八月二日攢宮修奉都護楊
存中等言國朝山園陵神臺神園雖各有制度緣昨來
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係隨宜修奉命來永固陵攢宮除
神園離寨遠近步數依按行使司所標劉遠近步數外
其修奉一節欲並依昭慈聖獻皇后標宮制度詔依二
十七日禮部侍郎施軻等言迎護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懿節皇后梓宮到龍德宮殿攢以俟修奉未有發引月
日况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儻或尚淹時月久稽安奉不
唯於禮非常亦慮非寧禮安靈之義欲乞隨宜稱禮以
一月為期擇日發引掩攢庶幾梓宮早安寔安伏望下
太史局於十月半以前選發引掩攢日分從之於是太
史局選到殿攢日宜用九月九日戊戌時宜用癸時吉
殿攢方位宜于正東偏北四地時前祭並吉 啟攢日宜用九月二十六日乙卯
時宜用辰時吉發引日宜用九月二十六日乙卯時宜
用坤時吉掩攢宮日宜用十月七日丙寅興梓宮時宜
用乙時吉掩攢宮時宜用丁時吉詔依同日詔二十八
日二十九日早晚御膳並進素同日太常寺言昭慈聖

獻皇后靈駕赴攢宮發引日皇帝親行啟奠祖奠遣奠
禮讀哀冊奉辭吉服還內哀服並焚之俟至攢宮有司
攝事行遷奠并掩攢宮之禮將來梓宮發引至攢宮欲
依故事並從之十月十九日詔紹興府應辦修奉徽宗
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攢宮有勞民力理宜寬恤可
依下項修奉永固陵攢宮占用過人戶山地仰紹興府
委通判躬親前去打量據地段優支值直豁除地內合
輸稅賦仍與推恩昨修奉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用過人
戶山地當時雖已支還值直訪聞止依空閑地段估計
致曾有陳訴仰守臣相度特與添還價錢如有願添還
價錢願補名目者許經尚書省自陳其修奉攢宮紹興

府屬縣於民間買到埤瓦竹木石段并排頓槁設買過
物色逐急借用錢物陳設器皿什物之類並仰守臣限
五日當官逐一交還毋令欺弊及妄作名目占留應緣
修奉攢宮差顧民戶工役並採取石段蓋造蓆屋修治
堰閘橋梁道路搬運埤瓦石段之類仰本府守臣取見
逐縣實曾被差應辦人戶酌度工力等第各具本戶下
合減放上供苗稅數目申尚書省取旨除放應梓宮經
由去處應辦官司借人戶屋舍仰計日優支賃直應合
還人戶價錢仰先将本府元椿備錢物支還如不足于
合發上供經總制錢內貼支具數申尚書省其合支還
錢物仰守臣覺察如有阻節欺弊按劾聞奏官當速竄

人吏決配仍出榜曉諭人戶越訴應緣修奉應辦事務
違慢官吏見被體量取勘者並特與放免應諸處差到
修奉工役逃走兵級限一月許令首身與免罪收管限
滿不首復罪如初隣近州縣民間如有應辦過事務令
兩浙轉運司比類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施行十一月四
日詔修奉攢宮掩攢了畢万俟卨鄭億年宋唐卿李珪
各轉兩官一行官屬人吏諸色人等第推恩有差同日
詔橋道頓遞使司官屬排辦並無闕誤第一等轉一官
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資修堰閘官減半選人比
類施行二十五日知紹興府樓照言奉詔打量攢宮用
過人戶山地共計二百一十九畝五十七步除數內五

十七步三角一十三步昨係人戶潛吳韓俊良韓遂良
獻元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禁地先支還價錢每畝三貫
五伯文足今來將上件地段充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
園並禁地訖其餘一百六十一畝一角四十四步係潛
昇等九名地段充懿節皇后神園安奉御下宮禁地其
合給值直欲依昨來買過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地段價
直上各增兩倍每畝計作一十貫五伯文足及潛昇地
內元有蔭榛林木大小一千五百七十八株估值錢一
千一百二十二貫一百文足潛昇地內有大小林木一
千一百七十五株估值錢七百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足
欲依數支還其先用過已買潛吳韓俊良地五十七畝

是作是下同

三角一十三步每畝價值亦乞依此添給內韓俊良韓
遂良潛昇潛果潛是地段並依充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懿節皇后神園詔價錢令紹興府先次支給韓俊良韓
遂良潛果潛是潛昇各與福州助教韓忠恕父宗顏與
贈將仕郎以忠恕故父宗顏係教授揚州助教乞將所
獻地不願添支價錢別贈故父名目故也十三年二月
一日詔徽宗皇帝攢宮了畢委後省官看詳各令侍從
官同共擬定聞奏既而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欲擬永
祐二字不犯歷代陵名詔恭依先是有詔於西京修奉
陵寢有司擬陵名永固既而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故
改今名五月一日詔永祐陵攢宮司都監巡檢任滿並

依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司已得旨推恩

宋會要 欽宗永獻陵

紹興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山間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宋會要 高宗永思陵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大行太上皇帝崩于德壽宮遺詔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九日詔攢宮遵遺詔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四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上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所有貢獻十一日以少保安德軍

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伯圭為攢宮總護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兼侍讀蕭燧為按行使安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吳回副之燧等言相視到太行太上皇帝神穴六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離園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翦充覆按使十一月十一日命左丞相王淮擬撰大行太上皇帝後名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宰臣王淮上陵名曰永思詔恭依十六日詔知臨安府韓彥質同樞密使措置梓宮渡江十二月十八日攢宮修奉使司言攢宮石藏利害至重二浙土薄地卑易為見水若不

措置深恐未便謹別彩畫石藏圖子一本並照得廂壁
離石藏外五尺別置石壁一重中間用膠土打築與石
藏一平雖工力倍增恐可禦濕從之二十二日詔皇堂
內榑令有司用沙版隨宜修製候將來掩皇堂時先下
榑底板俟進祥宮於榑底板上定正訖然後安下榑身
次將天盤裏網於榑上安設祥宮已有牙脚止用平底
可就脩奉贊宮處製造三十日檢察宮陵所言乞於行
在步軍司差撥禁軍一百人部轄人員節級在內赴攢
宮上下周圍擺鋪防守巡警其掌盤并節序特賜太禮
賞給及日後有逃亡事故各關並依恩惠永祐陵攢宮
已得指揮施行從之

宋會要 孝宗永阜陵

紹興五年六月九日至尊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重華殿遺詔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同日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陵名命不保左丞相留正擬撰十八日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山陵當遵遺詔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支降如或不足即以封樁錢貼支免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府軍監等止進慰表其餘禮物並令免進仍不得以助修奉攢宮為名八月十三日攢宮修奉使司言修奉攢宮故例其石藏利害至重緣二浙土薄地卑易為見水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水脉津潤於久未便乞於廂壁石藏外五尺別置石壁一重中間用

膠土打築與石藏一平雖功力倍增恐可禦濕從之十六日按行使副孫達吉吳回言荆大聲等相視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宥在永祐陵下宮之西南永思陵下宮之東南那趙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權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充覆按使入內侍省押班續康伯副之先是按行使趙彥適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神宥合在永思之西緣其地土肉淺薄雖民有獻者又皆窄狹與國音相妨乞於永思之西向南近上安建朝廷未以為然彥適請別命官按行于是軍器監薄按行使司準協使喚王恬被旨審度相視迺言乞就昭慈永祐下宮安建比之大聲所定高六尺三寸改命孫達吉

按行乞那趙向南石版路上比前所定增上一尺委實
高厚可以安建既而艾等覆按為是廼從之二十四日
詔右丞相趙汝愚擬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陵名紹熙
五年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

宋會要

元宗永阜陵

慶元六年八月八日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崩于壽康宮
壽康殿遺詔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五日詔右丞相
謝深甫擬撰陵名深甫上陵名曰永崇二十二日禮部
太常寺言檢照典故山陵皇堂神臺及上宮等不同今
未係修奉趙官乞依高宗皇帝孝宗皇帝禮例施行從
之二十四日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

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窆在永阜陵西永思陵
下空閑地段委是國音王氣秀聚之地依得尊卑次序
可以安建乞差官覆按詔吏部尚書兼侍讀叅議友亮
覆按使入內內侍省押班盧安仁副之既而說友等亦
以為是廼從之十一月六日攢宮修奉司言今來修奉
攢宮所有下宮俟擇定上宮地段畢依永阜陵禮例於
上宮之後隨地修蓋從之八日攢宮修奉司言將來鋪
砌皇臺石藏照得高宗皇帝孝宗皇帝石藏裏明長一
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尺深九尺今乞依上件高低深
闊丈尺修奉施行從之

宋會要

寧宗永阜陵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三日寧宗皇帝崩于福寧殿遺詔
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同日禮部太常寺言檢會國朝
山陵故事二十九日按行使副楊燁鄭侯言判太史局
周奕等相視得泰寧山形勢起伏龍虎掩抱依經書於
此叛建大行皇帝神廟亦合隨即補治乞差官履按施
行詔寶謨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聶子述充履按使昭
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許寶郎羅舜舉副之先是太史
局周奕等于永崇陵之下相視迤溪無地可擇繼至泰
寧寺標建故命使副履按既而子述等言恭惟大行皇
帝僊馭上賓神宮定卜而有泰寧寺者素擅形勢之區
名為絕勝之境岡巒蠻懷抱氣脉隱藏朝揖分明落勢特

建是乃天造地設儲之數百年以俟今日之用非大臣
閱歷之久主張之力上以開陳兩宮下以鎮壓群議則
僧徒寧保其不為動搖哉今此神_穴坐任向丙亦與國
音為利益伏望明飭有司早嚴修奉上謂使副曰泰寧
與昭慈相去多天使副奏曰昭慈陵側僅一里許往來
最便上曰甚善迺從之

宋會要

宋緣陵裁製上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十三日命內侍
梁令玠與宗正寺計度增修安陵陵臺鵲臺宮闕及展
引地位仍先繪圖取旨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安
陵在開封縣界每年二仲朝拜其縣令主簿宜兼充陵

臺今丞至時陪位行禮開寶八年十月安陵守當高品
皇甫玉言請禁民庶不得近陵闕穿土及於三五里外
葬埋詔太常禮院詳定禮院言按喪葬令去陵一里內
不得葬埋從之 太宗雍熙二年五月宗正少卿趙安
易言鞏縣令丞例兼掌陵寢公事別無明降勅旨以此
多有虧闕望別置陵令一員詔流內銓自今注鞏縣令
兼陵臺全事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詔于永熙陵下
宮置殿奉安太宗聖容置衛兵五百人守奉朝暮上食
四時祭饗 真宗景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詔先置永安
軍士專奉陵寢頗聞河南府多它役使宜遣使押赴陵
下仍葺營以居之守當使臣等先給職田亦聞以耕種

為名多占兵充役宜別加給賜以田並賜永安院 二
十一日詔永安縣諸陵園松柏宜令守當使臣等督課
奉陵栢子戶每年以時取栢子於濱河隙地布種俟其
滋茂即移植以補其闕民間園林不得輒有侵取違者
論如律先是帝以園林松柏舊于旁側山林移植頗甚
擾人故約之 二年六月九日修奉園陵蓋繼宗等言
永熙陵神御物素不着籍請月具帳上于三司帝曰神
御物安得籍于三司自今歲終具帳上宗正寺俾檢察
之 三年正月九日以諸陵側地形窪下積水乃遣武
勝軍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辰為監修諸陵澗道都總
管內侍省左班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又遣工部尚書王

化基先詣奏告 二月二十一日吳元辰等言近陵域
地頃來民或開掘望降詔禁止仍令多植嘉木新定北
域內居人官廨倉庫請徙置三百步外並從之居人當
徙者優加給賜仍令河南府具關入北域條制招勝告
諭 二十七日詔諸陵側近林木禁公私樵採令吳元
辰標記合行禁止處告示 四月十二日以修塞安陵
下擬潤畢工命知制誥周起奏告三陵直昭文館陳允
祭告嵩嶽 十月司天監言三陵皇親祔葬稍多今安
王墳後有地乞因明德皇后園陵悉遷厝于彼帝以其
祔葬不可改命隨明德園陵卑喪別置北域 四年正
月二十九日詔永安鎮特建為縣隸河南府同亦縣委

列易列

本府與轉運使劉就近稅戶隸爲夏秋二稅正輸縣倉
不得移撥常賦之外免其它役以永熙陵副使江守訓
充三陵副使仍鑄印賜之守訓都監白承睿充三陵都
監賜永安寺僧師號二人紫方袍五人仍許歲度僧五
人 七月二日詔訪聞諸陵使副常遣人出入北域芟
雜草木伸道責靜甚非便也自今令遵典故每歲春秋
二仲巡陵春除枯朽秋芟繁蕪自餘非時雜剪悉罷之
六月詔曰朕以烈聖在天因時永感瞻陵域肇建官
司咨擇朝闈之臣仍兼宰邑之務式嚴充奉用若典彛
且以殿中丞黃昭益知陵臺令兼永安縣事仍就陵令
公宇增修縣廨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判宗

正寺趙稹上言諸陵北域先准詔依故事除春秋二仲
外不得非時雜草緣經涉盛夏庶草滋長望許逐時焚
治從之 二年四月京西轉運司言准詔相視移兩京
驛路由永安縣過竊恐車馬往來喧踏陵寢乞不修移
永安縣租稅准勅只于本縣送納緣本縣除永安兩指
揮外別無屯兵乞並屯兵仍下司天監相度置營方位
擇日興工從之 三年二月十日召甫臣至龍圖閣賸
宣祖太宗聖容既而命內侍省副都知竇神寶扶侍赴
安陵永昌陵下宮奉安以天武兵士五十人服儀注衣
護送令內侍朱允中一行都大管勾三陵副使江守訓
請遣僧備道具迎于界上從之先是命允中就繼照堂

傳寫至是遣使奉安 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詔三陵所
置軍士有罪者止得笞罰當杖者送永安縣 五月七
日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言永安縣居民闕汲水
用若尊南山下青龍澗水泉循山以入縣城可濟之闕
詔諸陵都監江守訓相度守訓言可以開修帝以近陵
寢慎於興工命司天監集官定議司天監亦稱其便始
從之 十月詔河南府預置三陵首冬寒節合燒紙贈
上等堪好者架閣收管候合使時皇城司據數報府搬
送赴陵白團紙一千三百五十三束羅錦七百六十一
束雜絲一千七百一十四束金銀七千三百四十錠金
銀錢一千六百二十四辯馱馬車檐六千五百一十四

事 五年四月詔汝州秦王等諸墳柏子戶數少可增
五戶 九月十八日詔永安院近在陵邑如闢士庶之
家不敢輒入宜令度地別構堂皇許其齋設聚會 十
月三陵副使言山門角闕乳臺鵲臺勾欄損腐宜用柏
木製換帝以用木為之不久命悉以埽代之 七年六
月詔河南府製造永安諸陵所闕祭器 八年五月七
日詔諸陵寢中防火之禁 二十五日詔三陵封地令
三陵副使都監常切檢校稍有損缺即勒奉先兵士完
葺逐月條析以聞仍遣靈臺郎一員往彼祇應擇日一
年與替三陵副使都監公守並在下宮內慮不謹大禁
可移于宮外 九年四月六日降洛苑使高州團練使

藍繼宗為如京使入內殿頭康仁遇及壕寨軍校工匠趙欽以下各降一資以先修築莊穆皇后陵隧不如法致其頽壞故也 天禧元年九月閤門祇候秦文德言奉詔往三陵按視盜發處今勘得軍賊劉榮等其干連知情受贓者兵八人乞移配遠處又永安縣去三陵約一十餘里最處闌靜望徙本縣尉解宇於三陵側及令三陵副使本縣監押縣尉每日夜互相警巡詔干連知情等八人并刺配遠處牢城其徙置縣尉委河南府規度以聞 二年八月三陵副使郝昭信等請于永安縣建營徙軍士二指揮就糧從之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永定陵歲時薦獻名目稍多徒

取喧囂不近典禮此後並乞停罷從之 二年八月二

十一日上封者言伏見永定陵青龍山北已斷採樵山

南乞西京禁止採獵及令于青龍山子孫位上添種林

木語三陵副使等相度以聞三陵副使張懷則言青龍山

一帶子孫位武種林木見是人戶稅地乞取買入官詞

司矢監詳定本監言青龍山子孫位羅外係民稅地合

市入官詔河南府優給直收買如頃畝數多即許指別

官田對換既而懷則又言永定陵東至青龍山脚下二

千一百八十步係人戶趙守堅稅地收買入官詔河南

府依前旨 四年七月三日上封者言諸陵及會聖宮

見占括子戶稍多並是上等人戶影庇差役乞行相度

減省詔三陵栢子戶各存留四十人永定陵五十人會
聖宮一十人宜令河南府從上等戶內減放歸農 康
定二年七月五日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李淑上
言昨使永安回伏見陵邑利害上陳永安縣本鞏縣之
鎮景德四年始建為縣充奉陵邑其時較榜二稅不得
支撥別處常服外仍免雷同差役自後惟應舉陵宮取
索及充栢子戶并匠裁松栢市邑越車材食羊皆出本
縣惟免支撥雷同二事自景祐四年因減定栢子戶歸
農除存留數外依舊應副色役本府誤認詔語遂將本
縣抽差色役科折和買調率皆與它邑一例又應奉陵
宮詔葬凡百費率特倍餘處民力不易亦有詣闕列訴

欲乞自今一依景德敕榜處分諸陵柏子戶舊額安陵
永昌陵永熙陵各八十人永定陵一百人會聖宮二十
二人昨景祐四年七月臣僚上言四陵各減半會聖宮
只留十人伏緣陵寢地闊災治少人縱有奉先軍士多
別係役臣以謂陵邑充奉祔除園域縱以一縣奉之亦
未為過但前占多近上戶弄遂至人言欲乞應柏子戶
並依舊額添足凡有關補只得差第三等已下戶如此
則地無可以修奉戶豪不能庇役詔並從之 慶曆四
年五月二十六日詔西京諸陵所有祠羊毋得抑配人
戶 皇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詔更造諸陵祭器于陵
所置庫貯之 八月十一日知河南府張奎言本府每

歲櫻笋花果只進永定陵自今欲並進之陵從之 英
宗治平元年八月十六日詔修真宗及章穆章獻章懿
三后陵臺為大雨所摧故也以上國朝會要

宋會要

宋緣陵裁製下治平四年

神宗即位未改元

正月九日三司言

河北等路封樁錢物欲借為山陵賞賚從之 閏三月

二十一日詔今後諸陵使副都監不得輒離本所迎送

往來官員

五月六日三陵副使石守正言西路附葬

增廣墳地內有居民舍屋邱墓欲令起移詔從之民田

優給其直丘墓無主者官為徙之 神宗熙寧元年九

月二十四日詔三陵永定陵副使都監今後年滿得替

只與減二年磨勘其永昭陵永厚陵副使都監以栽植
林木未完且依舊例候及十年依此 九年五月十四
日同知太常禮院林希言伏見陵宮奉祀牙牀祭器等
祀畢但置於獻殿內暴露日久易致腐剝况諸陵宮門
各有東西闕庭請以東闕庭專藏牙牀祭器遇行禮畢
即收藏從之 元豐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天冬官
正楊茂先言永昭陵東北山口路當三男之位乞禁民
居耕鑿下同天監叅定請如茂先言乃從之內有百姓
地給錢或別給官地易之 三年正月九日上批聞陵
下役兵至今未得特支及使官添支亦過時不給致有
質賣衣物者又下西京北路提點刑獄司體量有實即

勅當職官吏以聞 二十四日詔永昭永厚陵奉先兵
士特免二年差出九月三日詔定州東安村宣祖皇帝
祖墳四至各並地五頃守園人十戶 六年八月二十
一日朝奉郎胡宗炎言永安陵畢工又增修永昌諸陵
竊聞陵寢無修造法乞寢罷準朝旨令本部太常寺秘
書省太史局詳議檢會唐故事有修營之理今永安陵
下宮修造更自朝廷詳酌詔依前降指揮修造 七年
二月五日詔諸陵三巡檢下土兵各以百人 三月二
十二日詔永安縣六陵幹當香火內品等自來承例遠
離陵寢將迎使客自今一切禁止非準朝命輒離陵所
者論如擅去官守法 元祐元年四月四日工部言東

西轉運司奏北使經由道路近為浮橋解拆改入京西路務要不見山陵今相度得河陽南至偃師東由鳳臺孝義次鞏縣最為順便皆有亭驛止是望見山陵林木恐不須迴避從之 五年二月四日禮部請詣陵修飾前一月申太常寺俟差官告畢興工神臺諸殿及廊垣五十工以下聽本陵擇日都監監視從之 六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詔宋西南北路提刑司每歲將朝廷封樁錢物糧草等依實直紐計共作二十萬貫支撥興轉運司應奉陵寢支費有餘許轉運司支用 紹聖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言入內供奉官鄭居簡奏準是永裕陵酌獻奉旨因便相視陵寢裏外有無未盡事尋

躬親相視數內園子外東南王方合封禁地道路往來
結絆地面坑塹損敗若遽欲修崇而工計浩大力有未
能若委之有司先治所急餘以漸營可期久利詔差高
遵惠領陰陽官同往按視今河南官依已降指揮施行
四月十八日太府卿高遵惠言永裕陵東有路當封
禁今尚有車馬往來及居民八十餘戶當遷之太憲
局選定日時下河南府永寧縣起程從之 二十四日

三省永裕陵三里內係禁山而民墳一千三百餘當遷
去以便國音上曰墳墓甚衆遽徙之遽得無擾乎不遽
可也宜再問太史不害亦無所害則毋令遷知於國音
果非便多給官錢以資改藏之費 二年二月十六日

禮部言永定昭厚裕陵使副都監三十月滿替無遺關
與減磨勘一年八月監當資序大使臣三年任滿與減
磨勘二年從之 元符元年二月十二日三省言京西
路轉運判官周純按視到永裕陵東北角新展禁地長
闊步畝拘占官私田土及標禁妨礙去處乞下有司再
行集議詔禮部祕書省勾集太史天文局渾天儀象所
官同定奪以聞三月二日祕書省言依敕命勾集到太
史天文局渾天儀象所官同定永裕陵禁地乞選差太
史局官三兩員覆按及相驗禁地四補治詔差判太史
局官二員天文局官一員餘依奏 五月二十八日詔
永裕陵添展封禁長角斜長二百三十五步至白虎澗

西垣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禮部言今後諸陵歲時合
祭內人朝拜因事不赴者於酌獻日辰本陵官一面酌
獻從之 四月五日提舉補治所言永裕陵三男陽氣
子孫位合瘞埋玉獸重疊鎮助從之 五月二日太常
博士周常言伏見厚裕以上諸陵寢中器物止塗金衣
裳服用無珠玉之飾蓋先帝時常有訓誡務在質素惟
裕陵洎宣仁聖烈皇后寢中所藏珠玉寶器尚多欲乞
收其器服納諸原廟以遵遺誡詔令丞陵差官齎納奉
宸庫 十三日朝請郎充西京轉運判官曾孝廣入內
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友益以補治永
裕陵畢工轉一官劉友益仍寄資 徽宗建中靖國元

年二月三日戶部侍郎王古言山園陵支費舊例儲峙過多而其用不及十之三今請倍實支之數以待匱從之 十三日詔將來追尊皇太后靈駕啟行止用樂家周舊路路廣二丈解拆竿杖而行依過鄭門例初將作少監李士京請治道廣三丈五尺毀墳墓六百餘所上恐擾民改有是詔 崇寧二年四月五日陵井監言本監仁壽縣管下永安禪寺并永安鎮永安院永安里等四處合迴避陵名今相度欲改永安鎮為大安鎮永安禪寺改為九華禪寺永安院改為蘭池院永安里改為仁義里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三十日手詔薦獻宗廟陵寢當極天下之奉比聞開德府信武殿帝壽歲久不

易河南府會聖宮器皿率皆故弊至武信殿薦新限以
百錢比嘗給十萬緡以供歲用而菲薄若此可令監司
躬詣省闕以聞三省具薦獻踈數新舊更易費用之數
立為成法於是三省言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當
如景靈宮其會聖宮制度樸素宜加修飾應陳設器皿
之類至三年一易令提點京西路刑獄及提舉常平司
歲給十萬緡充 十二月十六日上批訪聞保州墳陵
歲時薦獻器皿之奉臨祭視成率皆草具甚不足以稱
孝享之意可令有司依諸陵例置造頒下仍委知通專
掌不許他用及不得張皇 三年正月八日臣僚上言
京畿提刑司準朝吉體量鄭州官吏於園陵頓下縱人

遊觀又於幕殿側用妓樂建會等事乞重行貶黜詔應
有罪官吏並先次放罷令提點刑獄司取勘限十日具
案聞奏 十五日詔濮安懿王園寢山川氣象得地之
勝接陵廟形勢相連而其子孫祔者不已穿池地脉已
踰千數甚非尊祖奉先之意可自今宗室更不陪葬改
祔柏谷之原 二月十四日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薦言
臣忝係靖和皇后近屬欲乞將來寒食節許詣園陵朝
拜及乞今後每遇寒食節十月朔與男並姪男等輪一
員詣園陵朝拜往回並乞理為在任月日支破諸般請
給等仍乞依條差破馬並鋪兵士從之 四年二月十
日靈臺使司言諸陵會聖宮供帳器皿陳設計數浩大

已分四季檢視若三年盡數一易不唯難以辦集緣已
換取新之物亦復虛棄計量功力望依舊條乞令逐時
檢視換造更不三年一易從之 政和二年十月四日
臣僚上言近奉詔循行陵寢契勘諸陵下各有內外巡
檢二員惟會聖宮不曾專置至今止緣舊例以洛南洛
陽永安鞏縣等五縣巡檢下兵級十數人兼守禦而已
臣竊惟會聖宮係崇奉祖宗冠冕之所借謂宮垣之外
別無禁地幾空遂闕巡邏之官然七殿供奉神御等物
實在諸陵理合嚴護豈得不擬諸陵置一巡檢乎況洛
水之北山勢聳遠南望諸陵所距闊遠防警之力卒難
相及又浮橋適當宮下亦緣無專管之官順地勢不葺

伏望睿旨專置會聖宮巡檢一員仍令兼管宮下浮橋
庶宮之内外有所警衛詔置巡檢兩員餘依奏 三年
三月十七日太宗正司言勘會崇恩太后依例有嘉國
夫人並鄧王蔡國公主涇國公主華國公主及西南兩
路附葬諸喪並合依園陵斬草大葬日月時刻前去附
葬合依故例施行詔依勘會今來西南兩路合行附葬
所有刻刷喪數及西南兩路外宗正司一行事務并裝
寫入墳官告修撰行狀等欲依大觀二年十月十六日
故例施行從之 九月二十六日詔會聖宮陵臺使副
張官置司總率官屬專奉陵寢近年以來京西漕憲諸
司歲時供億類多稽違甚者積欠數年未敷元額致屢

申飭督責兼陵官多不肅戢蓋緣使副位卑權輕人無畏憚可在京別置檢察措置一司專轄使副使副洎詣陵大小使臣人吏等每歲四季月躬詣點檢不如法式事件仍以知入內內侍有楊震亮應合條陳事件仰限半月申尚書省將上取旨 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監察御史李回言被旨詣諸陵及園廟點檢竊見濮安懿王園內縛木為屋覆以竹席下設几案以奉神位為奠拜之所詢諸官吏云初未嘗有獻堂望詔禮官詳加考議以合恩禮之稱詔依所請擇日營繕以稱禮典 宣和三年九月十七日明達明節皇后陵寺等提舉所言奉詔明達明節皇后園陵棘寨內擅動土許人告捕賞錢

五百貫以犯人家財充先以官錢代給罪以違御筆論

四年七月十日永裕陵治溝堰以曾孝慈提舉相視

山川形勢作華甯堰以捍潢潦

以上續國朝會要

高宗紹興元

年六月二十一日攢宮都監兼香火馬親言昭慈獻烈

皇太后攢宮候禱廟畢改作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司為

各生日忌辰旦望節序等應令排辦事件並依天章閣

見排辦諸后體例攢宮大禁門戶並依皇城法二步內

不許損斫案木動土服城之類令修奉所隨宜添置禁

止界至封堠已種窠木遇有死損合行補種及攢宮圍

牆等經霖雨有損壞並報所屬排辦差官奏告其窠木

物料等報越州叔買應副寶山證慈禪院附近攢宮每

遇生辰節序等就差本院僧二十一人作道場一永日
其花果香茶蠟燭紙贈齋觀等錢從本宮應副從之
七月二十一日禮部言越州寶山證慈禪院已充昭慈
獻烈皇太后攢宮修奉香火未經賜額度僧詔以奉寧
寺為額每歲度僧一名 八月六日詔慈獻烈皇太后
攢宮司言奉寧寺已改作昭慈獻烈皇太后修奉香火
等依諸陵故例隸屬都監太常寺有詳比附諸陵體例
隸屬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司從之 九月二十八日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司幹辦公事任直清言西京
係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去大河不遠一水之隔便
是虜營保護灑掃全藉人力緣奉先奉園等指揮官兵

元額約七千餘人自捍禦嗣啟事故陣亡外見僅千人
望令鎮撫使翟興邦融錢糧招填所闕人數詔依其守
陵官兵全學士院降勅書撫諭 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詔慈獻烈皇后攢宮司言諸陵依條例每歲春秋補種
諸陵窠木係入內內侍省降香學士院修撰表文太史
局選月河南府排辦于監食酒果蠟燭差太祝禮生本
陵都監充奏告官行事今昭慈獻烈皇后攢宮人口依
前項條例從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昭慈獻烈皇后攢

宮司言修整圍牆并屋宇疎漏及補種窠木依條例奏
告了日下手補種修整詔依其人近物料令紹興府量

度應副

自是凡遇補種
修葺並用此例

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禮部太常

寺言永固陵歲中每遇節序月旦等令依諸陵禮例取
降香表乞依春秋二仲薦獻舊例權于永安寺院設位
行禮從之 十年三月十七日禮部言池州銅陵縣丞
呂和問進宮陵儀制望付太常寺以備檢照仍錄一本
下永安軍陵臺令司牧掌從之 十月五日河南府言
近緣蕃賊占據本府及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遂委知
軍詣諸陵逐位檢視得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
廟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釁裂斫損枳楠
栢株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太常寺看詳若行補修合就
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
不得減裂 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

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
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慮寺設位望
祭仍令大宗正司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
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言陵廟之祭月薦新若在令典
方今宗廟久已遵奉唯是永祐諸陵闕而未謹望令有
司討論舉而行之太常寺討論欲依政和五禮新儀典
故令兩攢宮遵依每月檢舉差官行禮其新物逐官預
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二十四年十月八日尚書
省言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見用幃幕供設之
類皆已故弊并種植窠木亦多損缺詔令紹興府趙士
躬躬親前去檢察應副修葺換易補種 二十七年六

月九日詔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檢察承受以
檢察宮陵所為名 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知紹興
府王師心言本府崇奉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
宮逐月旦望節序薦新春秋奏告等會計一年合用錢
八千四百一十一貫三百文并逐年修造費用不等且
以酌中一年會計約用錢五千貫二項總計一萬三千
四百餘貫而係看所入有限支遣不行欲望許於經總
制錢內量行取撥應副其逐月合用生料的數物色就
本府專置司局選委通判或職官一員主管庶得如法
詔如上供錢不足於經總制錢內貼支餘依 二十九
年八月五日詔紹興府會稽縣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

攢宮前後買過民地其人戶舊管稅賦切慮州縣尚行
確理可令常平司取見的確買過地段頃畝合納稅賦
照驗簿籍審實申尚書省除豁 三十九年九月十五
日吏部言奉詔紹興府會稽知縣依倣陵臺令典故于
階衝內帶兼主管攢宮事務量加優異今欲將會稽知
縣闕作堂除仍許借服色從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主
奉蓋王祭祀居廣言春秋二仲望祭諸陵位牌以白木
黃紙為之神神桌器皿之屬大率弊舊於禮未至望下
有司有詳案或供具之類別行製造務合禮度從之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檢察宮陵所言攢宮修整神
帳遷神御出帳各就本殿向前安奉合奏告告遷乞依

每年補種修整殿宇等禮例下紹興府及攢官司排辦

差官行禮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即位未改元

六

月十三日登極敕文訪聞紹興府攢官每歲修葺諸色人戶交納竹木多被攢官官吏邀阻自今並畫時受納如違許人戶越訴當議重寘典憲每季朝陵使命往來多是縣道差近鄉及沿路人戶迎送應辦極爲勞繁仰本府條具合寬恤事件以聞繼而本府上言會稽縣等十七十八十九三都比近攢官每歲應辦修奉理宜寬恤乞下有司檢照宋朝陵寢典故施行戶部檢會到宮陵儀制節文景德四年詔永安縣二稅不得支移常賦外特免雷同差役詔會稽縣三都人戶准此 十月六

日禮部太常寺檢察宮陵所言追冊皇后攢堂

元攢於南山修

院欲改為攢殿即佛殿為神御殿乞下臨安府給錢別

修蓋僧舍專充資薦道場興工前依禮例祭告於攢宮

從之 九日檢奉宮陵所言追冊皇后攢宮乞奉酌昭

慈永祐陵攢宮體例置都監一員提轄守衛軍兵使臣

一員

兩提宮備差巡檢今止置提轄

并下軍司差軍兵七十八守衛

兩提宮共差三百人

上下宮合用崇奉器皿什物供事衣幃陳設

簾幕并四季供殿御衣等乞照應體例報御前局所製

造每遇生忌辰旦望節序并日常應合用排辦酌獻食

味等乞從監安府排辦供送修設齋襯錢亦乞依例下

本府歲供錢二百千赴宮支使詔器皿什物供事衣幃

陳設簾幕四季御衣等令文思院製造餘從之 十四
日殿中侍御史張震之伏覲已降指揮追冊皇后攢殿
上并兩廊見有士民攢葬去處給錢起移竊慮離牆四
至之內亦必有士庶墳窆而未有明降指揮檢會永祐
攢宮之役凡禁地內邱墓幾千不臺臣汪澈相視見得
四隅墳冢除挑外尚存七百六十餘不死於是澈奏檢會
宋宮陵儀制所載諸陵封堠界內舊墳不許開故合附
願遷出者聽乞依宮陵儀制太上皇帝從其所請恩及
朽骨今來亦乞檢會宮陵儀制明下所屬曉諭民戶從
之 隆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撥賜南山修吉院水
陸田如所占本院地段之數以本院援紹興府攢宮奏

寧寺例為言下禮戶部勘當從所請也 七月二十五

日臣僚奏熙興府諸陵防守官吏務營私計每歲小修三歲一大修率歛民戶取辦八巴微有損漏即毀拆相連斤釜掘鑿非安妥神靈之意創造之郎務為速壞所須良材若已入賂則收其下色料差舟船至有一舟而載一竹者臣願痛革積弊下紹興府專委帥臣及通判躬行閱實方得修換已修隨壞則督役官吏置之典憲仍乞罷逐年三年修造之制從之 乾道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檢察宮陵所言據安穆安恭皇后攢宮司申本宮有步軍司差撥到守衛軍兵百人乞照昭慈永祐陵攢宮禮例遇有召闕止將逐家子弟刺填從之 五年

二月十五日檢察宮陵所言兩橫宮各有損爛木植合
行修換有妨逃殿神御欲權遷出安奉太常寺看詳合
先奏告告遷俟修整畢奏告告遷還殿奉安從之凡修造當

奉遷神御

十二月十八日詔會稽知縣兼陵臺令到

任一考減一年磨勘任滿日無違闕再減一年初置兼
陵臺令已與堂除借服色至是紹興府再為陳請故有
是命 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樞密院檢詳諸府文字王
之奇言伏覩歸正官承信郎劉湛石迪功郎劉師顏父
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臣頃在蜀已聞其風按湛父
子師旬師顏與其親黨幾五十人絕在異域迺能深念
祖宗德澤共結一死以支逆虜之盜伐連年繫獄子死

歸亡適遣王師克復其州隅一二人得脫歸朝今其事
具在有司皆是虜中鞠勸獄詞真本逮今累年不報詔
劉湛特轉二官劉師顏特與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秦
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仍宣付史館

世輔湛與共事者

十

二月十五日詔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專一管幹昭應永
祐陵攢宮修造馮邦正前後五任修奉攢宮委有勞績
可特與轉運郡刺史 九年閏正月十八日詔永祐陵
攢宮焚修香火泰寧寺特與每歲度僧一名先是紹興
初本寺得旨歲許度僧二名後皆住罷至是本寺陳請
故有是命 六月九日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攢宮監
修李儀言伏見安恭皇后攢宮甫及七年山坡甃石三

經修換當中八層其危已甚若從高拆裂去皇堂咫尺
豈免覆壓若盡去客土別以礧石築壘可免仍歲工役
詔下兩浙漕臣臨安府守臣相度既而太史局言山破
開裂處正是國音天柱主山及連接青龍湯氣之位依
經止宜補治不當開掘從之

以上乾
通會要

全唐文

宋會要

宋高宗皇后陵

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崩于滋德殿遣令曰
園陵制度務從儉省勉從予志勿用煩勞十九日有司
言請以今年十月十六日祔葬安陵從之十四日命宰
臣王洙為山陵使太常卿遣元範為禮儀使御史中丞
劉溫叟為儀仗使兵部尚書李濟為園簿使端明殿學
士知開封府事呂餘慶為橋道頓遞使又詔王洙攝太
尉持節導梓宮題冊寶監鐫元宮工部尚書竇儀攝司
徒率捧梓宮官奉升大升輿又引梓宮即元宮又攝司
空復土九錡左諫議大夫崔頌攝侍中奏請靈駕御龍

輜及沿路奏進發及陵所奏程車進發中書舍人扈蒙
攝中書令讀哀冊文攝禮部侍郎奉諡冊寶哀冊等按
大常丞呂端著作郎馮正右贊善大夫辛文悅安守鐸
興策舉冊秘書監張鑄授哀冊諡冊太府卿衛融奉幣
太子詹事尹拙攝少府監進龍輜陳明器幡娶又攝將
作監捧梓宮登龍輜魚鑠元宮太常少卿馮吉帥執娶
者障梓宮太常丞呂端攝監察御史監鑠元宮太常卿
士和峴通事舍人王信並分引行事尚輦奉御寧仁裕
押腰輿又攝尚衣奉御奉衣箱置輿中宗正卿趙矩充
九虞及掩元宮饗宮少卿趙洙祭望柏城及陵左右土
著作郎馮正題虞主中書舍人扈蒙題神主二十七日

藩侯郡守以山陵有期各貢物來助十月十五日帝啓
奠于梓宮百官入臨升梓宮于龍輜祖奠徹帝從出明
德門百官叙班梓宮升輿設奠十六日葬安陵乾德
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詔改卜安陵于河南府鞏縣事見
安陵門四月九日安陵掩皇堂

宋會要

孝章皇后陵

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寶皇后宋氏崩五月
十四日太常禮院言權攢日請依恭孝太子權殯禮例
輟朝一日羣臣進名奉慰從之初議卜陪葬永昌陵司
天言是歲在未陰陽所忌故權攢於沙塋二十九日太
常禮院言來年發引應經過橋道及十里內神祠並合

差官祭告園陵畢神主廻行九虞祭從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太常禮院言孝章皇后故許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馮氏皇太子亡妻莒國夫人潘氏將軍惟正亡妻裴氏以來年正月二十日陪葬永昌陵謹按故事孝章陵皇堂陵臺神牆乳臺鵲臺並如孝明園陵制度其許王贈皇太子按唐禮合以陵為名又緣淳化四年出葬之時止用親王鹵簿今請墳高一丈八尺墓田方九十步其王氏馮氏潘氏並同親王一品例裴氏比三品例墳高一丈四尺墓田方七十步其誌文緣既改遷望重修撰其許王合用親王鹵簿緣陪從孝章靈駕已有中宮鹵簿儀伏前導更望不施設其楚

王夫人馮氏仍令依裴氏例安葬在苦國夫人之下從
之三年正月二日啓攢八月發引並輟視朝羣臣誦閤
門奉慰二十日祔葬永昌陵之北

宋會要

元德皇后陵

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五日制曰朕獲纂洪圖仰懷慈
訓式遵茂典誕舉徽章太宗皇帝賢妃李氏輔佐先朝
發揮內則柔明垂範圖史傳芳願惟涼薄之資敢忘劬
勞之德追崇禮秩用慰孝思追上尊號為皇太后十七
日太常禮院上言準制追尊故賢妃為太后改奉園陵
請令司天監卜地擇日宗正寺於皇后廟別立廟室從
之二月一日司天監言準紹改卜園陵請以三年庚子

三月二十日啓攢宮二十五日發引四月八日掩皇堂
祔葬永熙陵從之三年二月七日太常禮院言啓攢發
引赴園陵合用挽歌請下文班各撰二首下太常寺教
習從之八日宗正卿趙安易言請因元德皇太后山陵
之時并懿德淑德莊懷皇后各就舊位塋園改卜陵臺
司天監狀葬範云因凶亦可大葬諸喪今因園陵增修
陵臺並吉詔可九日命宰臣李沆為園陵使翰林侍讀
學士夏侯嶠為禮儀使御史中丞魏庠為儀仗使刑部
侍郎郭贊為鹵簿使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錢若水為
橋道頓遞使初禮官請如孝章故事差監護使一員特
命三使十一日太常禮院言靈駕發引舊例自京至陵

下十頓四月八月祔葬永熙陵初上命使按行園陵地
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
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
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
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鵠臺在永熙陵封地
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宋會要

明德皇后陵

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皇太后崩于萬安宮之滋
德殿遺詔曰園陵制度務在儉省尅從予志勿事煩勞
二十八日司天監言準詔與翰林天文尅擇陰陽官以
諸家葬書同選定園陵歲月方位緣今年歲在甲辰不

利動土須俟丙午年十月方吉請止於今年閏九月二十日就西北土地權橫詔下尚書省集文班百官與翰林學士并朝官自来與免及不赴集議者並令赴省詳定以聞四月四日判太常禮院孫何等言準詔詳定園陵月日者伏以宗廟之儀饗祀為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焉今司天監言丙午歲方利大葬今歲止可於土地權橫仍勿動土臣等再三詢問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為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寢理要便宜今參詳喪葬之義古有變禮合附自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襄書之簡編亦無譏誚謹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壤動土則莫若便就司天監所擇

地依喪記王后之殯居棺以龍輜櫨木題湊象樽上四
注如屋以覆蓋盡塗之所合埋重若不欲入土即至時
載之如此即是用櫨禮而存葬名所冀稍合典經便可
升附神主九虞之祭至日可行七廟之尊三年獲薦帝
曰陰陽拘忌前代不取今旦依典禮而行不煩定議宰
臣李沆等奏近年皇族繼有悲慘入母后上仙聖心過
有哀毀陰陽之說亦有所疑恐須避忌若如禮官所請
則於國家之事得合便宜宗廟之祠亦無曠闕從之宗
正卿趙安易上言伏覩衆議明德皇太后閏九月二十
二日於土地權櫨依禮例埋重升附神主臣今以為未
可埋重預升附神主瀆亂陵廟唐突祖宗也況諸廟既

及七月即合依時薦饗臣當職分審合奏陳伏望下尚書都省或御史臺集京百司官吏太常禮院等今檢勘等帳分析向來祇奉帝后如委是六室先止陵後附廟則將來靈座發引乞約孝章近例徑於土地權擬未立神主升附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迴附廟如此則免顛倒不利國家詔禮院詳定以聞判院孫何等言據安易狀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大葬則埋懸重掩元宮凶伏輜輶車龍輜之屬焚於栢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其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

皇朝上奉祖宗陵廟遵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
且升附方權損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柩樞未
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祭栢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
矣祖宗者本院先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
明堂去樂不上胙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
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
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准禮文候神主升附畢
方行饗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於禮文既有
所闕在孝思抑亦不為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
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
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

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就不欲穿墳動土則龍輅攬木題湊象擲上四注如屋以覆蓋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附神主中書門下以為國家之事得合便宜宗廟之祠免於曠闕用茲定議實亦無嫌議允所奏下有司尋蒙詔可伏以宗廟之事至重至嚴誠非職司所敢輕議詳此盡安易本不知書直謂未升附間諸廟既及七月即合依時薦饗所以妄逞瞽言謂凶仗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梓宮直名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聽因臣下又云昔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附廟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附廟後園陵者本院詳當時先山陵後

附廟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孝章皇后乃太宗
嫂氏不妨宗廟祭饗今既年月未便禮合從宜未埋重
則禮文不僞未升附則廟祭猶闕煩從變禮以合聖情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愚夫則執而守之妄
生異議況已經中書參定詔命頒行無明德皇太后將
赴權櫬而安易所稱栢城未焚凶伏則凶穢唐突祖宗
本院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元注云
謂遷柩于廟又云其哀難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高朝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選辭宗廟豈可以
禮經所出目為顛倒吉凶其儀謂之唐突又云孝章皇
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櫬之

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
奉虞主還京易神主附廟以合典經本院檢詳當時文
籍孝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
曾戒服已與今來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饗今明
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上僊之初即有遺
命權傳饗祀按於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
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本
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在
宗廟則不乖余祀於園陵則無失便安昔墨衰起於晉
襄播紳不議合附出於姬旦賢達無譏孝章配世祖於
更衣見稱范史叔孫作原廟於複道載美班書豈不以

為所慮者遠國所成者大事務叶通人之論不妨近俗
之譏就而酌中推合權變顛倒苟且孰為而然究經詢
議而爽丕式伏請一依本院狀施行詔可五月二十五
日按行使劉承珪言得司天監史序狀園陵宜在元德
皇太后陵西安葬其周王墳先葬孝章皇后陵北亦無
妨礙其地南神門外去水西陵地百二十一步東神門
外元德陵西於神門外封地侵却十五步餘二十五步
分作兩陵封地其地西稍高地勢不平按一行地里經
地有龐不平擁塞風水宜平治之正在永熙陵土地如
貫魚之形從之時又令承珪等并按行安王周王瑩域
帝閱其地圖謂宰臣曰乃以周王附永熙陵而安王處

于外少長失序此尤非便宜別度地以聞二十七日以
宰臣李沆為園陵使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禮儀使御
史中丞呂文仲為儀仗使吏部侍郎郭贇為鹵簿使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梁顥為橋道頓遞使沆宰臣畢士
安代顥宰光祿卿羅知開封府陳省葉代六月一日禮
儀使言請就安肅門外浚儀縣旌孝鄉程趙村沙壘設
櫓宮用栢塹籠帳靈駕由西上閤門朝堂門右昇龍門
出乾元門闔闔門過白鵲橋出安肅門至普濟院東神
主迴日入右掖門右承天門於萬安宮奉安從之二年
正月十七日遣西京作坊副使藍繼宗修奉園陵八月
十四日樞密院上言園陵吉凶儀仗步騎五千三十一

人望以拱聖大武軍充從之帝慮有司以頓遞廣有須
索擾人乃詔內侍取宮掖諸王院一行人數付御厨輸
林儀衛司除本司祇備外具所須什物畫一以聞即詔
州縣供給仍諭所至非有宣勅不得應付揭榜以示民
後以風雪賜御卒錢令休息之二十九日以掩皇堂不
視朝三年五月賜園陵使王旦等器帛有差應祇奉園
陵沿路置頓遞地復來年夏祖陵所役人並優賜之

宋會要

莊懷皇后陵

至道三

真宗即位
未改元

六月十三日制曰朕仰荷慶靈嗣守

基構永言懷舊之感再稽追遠之文聿舉徽章用旌幽
隧故莒國夫人潘氏早以華胄殞于冲人克遵圖史之

規茂著河洲之德正名中壺允極哀榮可追冊為皇后
至道三年正月陪孝章皇后葬永昌陵西北八月三日
朱昂上陵名曰保泰本廟舞名曰永和從之

宋會要

章穆皇后度

真宗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皇后郭氏崩于萬歲殿之
後寢二十一日司天監上言選定園陵月日宜在辛癸
之內舉葬請以五月二十九日啓攢宮六月八日發引
二十一日掩皇堂帝曰此亦便於事雖不取七月之期
於義無嫌但每事務從簡儉是所宜也乃命內侍左班
副都知閻承翰為園陵按行使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副
之承翰等言永安縣陵臺側有地三處司天監並云地

位不廣無可選擇帝令附元德皇太后陵安葬但可安
厝不必更要寬廣其棺槨等物無得錫刻花樣務令堅
固仍令減省工作給時服緇錢麻屨及公使錢務令優
足又以密邇諸陵神貴安靜其役徒不得輒令喧鬧及
率衆唱號當此暑熱每至日中各令憩歇或風雨飄暴
亦須權停詣陵松柏無令傷動兼慮此盛暑少墜宇想
泊連諭三司以船運廢席竹竿三二萬數往彼二十五
日殯於萬安宮之西階命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內殿崇
班張繼能三陵都監康仁遇高品閻文度同監修園陵
步軍都虞候鄭誠為都鈐轄孫正辭副之二十九日以
宰臣王旦為園陵使翰林學士晁迥為禮儀使御史中

承王嗣宗為儀仗使工部侍郎魏庠為鹵簿使樞密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李濟為橋道頓遞使七月二十七日
賜園陵大禮使宰臣王旦休假三日禮儀使而下行事
官各三日應園陵行事官器帛有差

宋會要

章懿皇后陵

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宸妃李氏薨攢塗於嘉
慶院三月十四日葬于洪福禪院之西北隅命翰林學
士馮元攝鴻臚卿與入內內侍省押班慮守懃上御藥
張懷德監護葬事三宮使尚書兵部侍郎晏殊撰墓銘
二年四月十五日詔中書門下曰朕哀制之中未遑議
政皇太后謂朕曰宸妃早事先帝尤推懿恭膺誕降之

符守謙冲之德至于奉侍陵寢聿周禪祥歸奉母儀克
勤輔佐興居合禮言動有常兩朝徽音九御承憲奄悲
淪謝俄歷歲華權厝梵宮未崇位號當遵舊典祇上尊
名別卜寢園用光世範况今太行太后方議山陵宜因
茲時式便修奉朕仰承慈旨惕念劬勞愴慕之懷夙宵
罔措敢忘祗翼以奉誨言宜令中書門下依先朝追崇
元德皇后禮典追崇宸妃尊諡位號及營奉園陵八日
詔太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修奉都監祕管並兼園陵之
召命翰林學士馮元議諡號四京作坊副使張永和為
園陵按行使餘同奉獻明十月五日葬于永定陵之西
北隅

宋會要

車獻明廟皇后陵

仁宗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三鼓皇太后崩于寶
慈殿遷座于皇儀殿遺詔曰園陵制度務遵使者勉從
吾志勿事勞煩三月三十日詔外國陵為山陵命宰臣
呂夷簡為山陵使翰林學士歐度為禮儀使章得象為
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蔡齊為園薄使權知開封府程琳
為橋道頓遞使八內侍押班盧守勲右班副都知閻
文應為山陵按行使東染院使岑守素為山陵修奉都
監馬軍副都指揮使高繼勲為山陵一行都總管守勲
等亦兼領園陵之名四月十日太常禮院言準詔同司
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牆高七尺五

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詔下宮更不修蓋餘依石門一合二段長一丈二尺五寸闊六尺厚二尺越額一長一丈八尺高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直額一長一丈八尺闊四尺厚二尺五寸挾二長一丈二尺闊二尺五寸厚二尺門砧二長五尺闊二尺五寸厚二尺門砌三闊厚二尺二寸長六尺一長三尺槓鎖柱一長一丈三尺五尺闊二尺厚一尺漆燈盃一座盆高四尺五寸徑三尺座方二尺五寸厚一尺臘燈燭臺一座高二尺徑一尺五寸宮人二高八尺闊二尺五尺厚二尺土襯二長四尺闊三尺五寸厚六寸座二長三

尺五寸闊三尺厚八寸文武官四身高九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二尺土襯四各長四尺闊三尺厚六寸座四長三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八寸羊四高六尺五寸闊六尺厚二尺五寸土襯四長七尺闊三尺五寸厚六寸座四長六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八寸虎四高六尺五寸闊五尺厚三尺土襯四長六尺五寸闊四尺厚六寸座四長六尺闊三尺五寸厚八寸馬二長一丈頭高六尺厚三尺五寸土襯四長七尺五寸闊四尺五寸厚八寸座二長七尺闊四尺厚八寸馬官四高八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二寸土襯四長五尺五寸闊三尺厚六寸座四長五尺闊二尺五寸厚八寸望柱二長一丈四尺

徑二尺五寸土襯二方四尺五寸厚六寸座二方三尺
師子八高六尺五寸闊五尺厚三尺土襯八長六尺五
寸闊五尺厚六寸座八長六尺闊四尺五寸厚八寸十
一日小祥羣臣入臨釋服奉慰如儀十八日山園使言
往回程頗欲依乾興例自京至陵所十程自陵所回京
五程詔可二十七日以宰臣張士遜為山園使御史中
丞范諷為園簿使五月十三日賜內藏庫錢三十萬給
山園用度十四日禮儀使言準明德皇太后園陵禮例
儀仗二千三百三十四人今山園欲如例詔可六月二
十一日司天監言宜用十月五日丁時安葬吉詔可二
十五日賜山園役兵布背搭手中七月二日太常禮院

言山園合用花釵禮衣各一副請下少府監修製按乾
興禮例齋郎六十人攝挽即行事欲依明德皇太后園
陵例不用並從之九日太常寺言山園各排鹵簿儀仗
合用導引六州十二時歌詞樂章請下學士撰付寺教
習從之十四日賜山園役兵工匠和顧百姓布袍袴頭
巾麻屨二十三日太常禮院言山園發引長行所排吉
凶儀伏慮上路交雜欲望至板橋合為一處排列前引
莊懿皇太后靈駕先次進發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以
次進發掩皇堂日各於遂陵排列候神主至宿頓幄殿
却合為一處次日進發莊獻明肅皇太后神主先行莊
獻皇太后神主以次而行詔依二十八日禮儀使言將

來十月五日下午事已前各自兩地幄殿奉遷梓宮至隧
道前幄帳下行事臣寮并諸色祇應人等並吉服候在
懿皇后掩皇堂畢其服孝服者權改吉服立班題神主
畢却服孝服俟在獻明廟皇太后掩皇堂畢並改吉服
依九月四日太常禮院言山園五使依乾興例更不朝
拜詣陵將米靈駕發引羣臣至板橋奉辭次日西上闕
門進名奉慰掩皇堂畢并神主到京皇儀殿奉安訖及
附廟禮畢羣臣並詣西上闕門進名奉慰訖退五使已
下俟掩皇堂訖進表奉慰並從之十月五日葬永定陵
之西北隅十日虞主至京羣臣奉迎于瓊林苑帝服靴
袍遵迎于皇儀殿門奉安于皇儀殿有詔賜山園五使

休假三日百官一日二十一日德音兩京畿內釋徒罪
應沿山園科率並蠲復賦役

宋會要

章惠皇太后陵

仁宗明道三年十一月五日保慶皇太后上僊于保慶
殿遷殯于皇儀殿六日命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
為園陵監護使入內都知王惟忠為園陵都監入內押
班劉從愿為同都監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鄭守忠
為修奉總管仍令從愿往永安四陵側近按行園陵十
一日大敕成服羣臣奉慰劉從愿言同司天監官按行
到永定陵都俸地一畝堪充園陵詔可四年正月十三
日詔二月六日掩皇堂葬於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

德音兩京畿內釋杖罪應沿園陵應奉料率並蠲復賦役沿路道場看經僧道並賜紫衣

宋會要 張皇后陵

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詔故美人張氏追冊為皇后天聖六年九月二十日薨殯咸宜坊之別第葬奉先西北隅十一月十一日詔遣內侍相視陵園地步太常禮院詳定儀式以聞務從簡儉十六日命內園使帶御器械岑守素管勾修葺陵園景祐九年正月九日司天監言準詔太常禮院定到陵臺制度修展牆園移正門戶石作牆外據地步置棘園獻堂安鴟尾別無妨礙興修年月至乙亥年二月八日利便從之

宋會要 郭皇后陵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八日金庭教主冲靜元師郭氏
薨治喪于嘉慶院二十五日詔以后禮葬太常禮院詳
定儀式以間二十九日太常禮院言參詳故郭氏出葬
日吉凶圖簿儀伏欲望比孝章皇后例噴園陵臺依張
皇后例十二月十八日命知制誥丁度內侍省內侍押
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建陵臺於奉先院之東北隅

宋會要 溫成皇后陵

仁宗至和元年正月八日貴妃張氏薨治喪于皇儀殿
七月六日詔以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奏定四時享祀之
制太常禮院言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

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設常饌無薦饗之禮今宜就
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
園復詔詳議以聞禮院上言準詔就葬所立祠殿清廟
南設一門用二十四戟其殿間室并石埧神主制度並
乞依皇后廟一室制從之九月十日太常禮院言葬所
請稱溫成皇后園陵從之二十五日啓攬二十七日詔
監護使宰臣劉沆為園陵監護使石全彬劉保信並園
陵都監先是權御史孫抃侍御史范師道母湜言劉沆
既為宰相不當領監護使不報翌日有是命後知諫院
范鎮言臣伏見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溫成園
後謂之園陵宰臣劉沆前謂之監護使後謂之園陵使

繡字下增
珠字

如聞此議皆出於禮官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而朝廷畧不加問使中外之共惑之也夫禮典素定而不可輕變者也禮官議論異同如此是為禮官而以禮自舞者古之法吏舞文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寢寢弛壞而不可救也乞下臣章問禮官前後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已而又奏臣竊聞溫成皇后壙中皆以鏤金為飾又為錦繡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為不可況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今壙中之飾已然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備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減以代下

戶祖賦非惟上益聖德亦溫成皇后遺惠之無窮也

宋會要 慈聖光獻皇后陵

^浩神宗元豐三年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崩于慶壽宮遺
詔曰園陵制度務遵儉省勉從吾志勿事煩勞二十四
日命韓鎮為山陵按行使昭宣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
副之二十五日詔山陵修奉深慮有司過有煩勞枉費
人力不能仰承遺誥務遵儉省之意可掾戒三司斟酌
轉移應付毋得寬剩計置除京西路轉運司自合供辦
其諸道非拋降毋得妄有進助二十六日大殮命宰臣
王珪為山陵使判太常寺陳薦為禮儀使御史中丞李
定為儀仗使知開封府錢藻為橋道頓遞使同判太常

寺陳襄為國簿使後襄辭疾以翰林學士蒲宗孟代之
人命入內副都知李憲為山陵都大主管入內東頭供
奉官寄六宅使宋用臣為都大提舉修奉皇堂同日太
常禮院言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內有年歲深遠禮制
不全欲乞參詳比類山園陵案例申請施行從之二十
七日命權主管侍衛馬步軍司燕達為山陵修奉總管
專總禁兵護役宋用臣專令總役兵修奉兩司毋得侵
越十一月二十日山陵按行使韓縝等言永昭陵北稍
西地二百十步內取方六十五步可為山陵詔依又以
陵域迫隘問縝可與不可增展縝言若增十步作七十
五步為陵域合徵火相生及中五之數詔增十步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詔靈駕發引行宮四面增差天成一指
揮二十六日差禁兵二百人守陵三月六日靈駕至陵
所十日葬于永昭陵二十五日德音兩京畿內河陽咸
死刑釋杖罪沿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
恩澤二十七日詔六宅使宋用臣修皇堂有勞於見寄
使額上遷五寶五月八日宰臣王珪言弟尚書職方郎
官玠昨主管山陵使司牋表乞推恩詔以玠為蔡河撥
發

宋會要

宣仁聖烈皇后陵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于崇慶宮之壽康殿
遺詔曰國陵制度務遵儉省勉從吾志勿事煩勞八日

命宰臣呂大防為山陵使戶部尚書李清臣為禮儀使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權兵部侍郎韓宗師為鹵簿使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勰為橋道頓遞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姚麟為修奉山陵使都護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為山陵都大管勾十四日樞密院都承旨范純禮入內內侍省押班梁惟簡奏臣等準勅差充太皇太后山陵接行使副來審陵園依慈聖光獻太皇太后陵作七十五步或只依故事以六十五步標定詔依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封標十七日詔曰朕恭以太皇太后保祖宗之基命定社稷之永圖德參二儀功冠千古今普天喪恃四海同哀雖築陵高於泰山

脩禮殫於萬物顧無以報亦未惟多惟遵奉於訓言益
光昭於儉德以對在天之盛烈以揚愛物之遺仁緣山
林非久修奉慮有司過有煩勞枉費人力不能仰承遺
誥務遵儉省之意其令尚書戶部斟酌應副毋得寬剩
計置除京西路轉運司自合供辦其諸道非拋降毋得
妄有進助咨爾中外當體朕懷十月七日尚書戶部郎
中郭茂恂兼權京西路轉運使應副山陵事務十一日
詔正任觀察使已上見無疾病者宜令隨從靈駕至山
陵餘宗室宗女宗婦並特與免行紹聖元年正月一日
羣臣及遼國使副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五日侍衛馬
軍都虞候呂真克重駕都總管詔元豐庫支錢十萬緡

絹七萬匹應奉山林支費從戶部請也又詔賜山陵修奉兵士等特支錢有差十八日賜山陵修奉提舉採石官以下錢絹修奉總管以下銀絹各有差二十九日山陵使司言虞主至京入瓊林苑依迎入右掖門例量排香燈腰輿織扇細伏導引入苑從之同日開封府言請依元豐三年慈聖光獻皇后掩皇堂禁屠宰三日從之三十日賜京西轉運司西京河陽鄭州山陵應奉官銀絹有差三月一日中書省言山陵使司奏應緣山陵用度欲依故事差戶部郎官郭茂恂右通直郎呂由誠會計編錄具冊以聞從之五日葬于永厚陵掩皇堂二十四日山陵了畢五使以下管勾等官祔廟畢宰臣以下

應奉行事官並賜器帛有差兩該賜者從臺各給

宋會要

欽聖憲肅皇后陵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夜皇太后崩于慈德殿翌日召百官入班殿庭尚書左僕射韓忠彥宣遺詔於殿之西階曰園陵制度務從儉省勉從吾志勿事煩勞十五日中書省言園陵修奉深慮有司不能仰承遺詔務從儉省之意詔令戶部並依往例斟酌確的合用之物不得過有寬剩除西京轉運司供辦外不得於路須索十六日詔曰恭以大行皇太后逮事英宗輔佐神考保佑先帝遭國變故首建大策撥立朕躬艱難之初暫同聽斷月日未幾遽欲復辟朕固請不獲勉徇慈旨

退處宸闈游心道妙謙尊鮮儷冲靜自居惟功隆德鉅
福被天下永言圖報未知所從今遺命陵號仍重有貶
損曷以仰酬慈德以慰塞中外之望乎可詔有司易園
陵曰山陵餘恭依遺詔施行同日命尚書右僕射曾布
為山陵使吏部尚書陸佃為禮儀使兵部侍郎何執中
為鹵簿使吏部侍郎張舜民權儀仗使給事中兼權開
封府溫益權橋道塽使舜民益候差正官日罷延福
宮使入內侍省都知梁從政為山陵修奉都監龍神
衛四廟都指揮使徐和為山陵修奉總管延福宮使入
內侍省副都知馮世寧為按行山陵使入內侍省
押班閻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管勾御藥院閻守

懋並都大管勾山陵事尚書都官郎中曾孝序提調學生馬監高偉並為採石官二十五日罷梁從政山陵修奉以閭序懋為山陵鈐轄仍許往來照管二十七日命權尚書刑部侍郎岑象求為覆按山陵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劉瑗副之二月五日詔靈駕發引日宗室節度使以上從行餘悉免三省檢會故事懋聖光獻皇后山陵從者二十一人宣仁聖烈皇后山陵從者六人近以覃恩正任負多而節度使止六人故有是詔二月八日山陵按行使馮世寧言得地于河南府永安縣鳳臺鄉詔遣內侍齎圖示覆按所十三日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欲依元豐二年懋聖光獻皇后山陵故

事十四日太常寺言故事葬先輕而後重祭先重而後輕追尊皇太后宜以五月六日寅時掩皇堂大行太皇太后宜以巳時掩皇堂從之十九日封山斬草二日二日詔何執中入國日令徐勣兼權兵部侍郎充山園陵鹵簿使三月十八日太史局言園陵斥土宜用二月十九日發引用四月十七日大葬用五月六日從之二十日詔皇堂視大行皇后^太后制度修奉二十七日命權尚書刑部侍郎岑象求爲禮按山陵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劉瑗副之四月五日啓康宮進大昇輦發引赴多慶院俟車駕親詣行禮訖靈駕赴晉安院權奉安同日詔以四月四月多慶院追尊皇太后啓康須慈德殿大行皇太

薄字增
使字

后啓萊禮畢乃可出宜以五日啓萊宮權赴多慶院宿
頓俟車駕行遣真禮畢赴晉安院奉安二十七日奉安
靈駕于永裕之下宮同日靈駕至陵所羣臣奉慰五月
六日葬于永裕陵掩皇堂羣臣詣西上閤門奉慰

宋會要 欽成皇后陵

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十六日聖瑞皇太妃朱氏薨十七
日命中書侍郎許將為園陵監護使延福宮使入內內
侍省都知馮世寧為園陵都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張存為園陵修奉總管尚書禮部侍郎周常為禮儀使
尚書兵部侍郎鄒浩為儀仗使尚書工部侍郎龔原為
鹵簿尚書刑部侍郎杜常為橋道頓遞使將作監許幾

為提舉探石官尚書祠部侍郎中王詔權尚書度支郎
中兼京西路轉運使候園陵事畢還闕二十八日太史
局選到追尊皇太后斬草破地宜用四月六日庚寅吉
時宜用當日辰初四刻先自皇堂下手刻期趁辦大葬
外神門闕角等繼續修蓋從之三月二十日禮部言追
尊皇太后園陵修奉所狀準尚書省劄子今來園陵
皇堂用四十五尺依朝旨參酌增損丈尺等其修砌皇
堂地宮鹿巷廂壁大口土闌在四十五尺內並依去年
皇堂故例開深六十九尺打築六尺的用六十三尺今
來陰陽官胡晟等狀依經法開掘五十三尺打築八尺
外的用四十五尺今來既用石地宮若依修奉所狀內

事理除別無典禮該載外取到太史局狀看詳胡晟等
狀內所定皇堂下深并填築丈尺即別無妨礙內看詳
神牆高一丈即未合經法若用九尺或一丈一尺及神
臺等若依去年故例修製各別無妨礙內叅酌增損丈
尺各件即陰陽經書不載若依所請即無妨礙又取到
太常寺狀勘會建中靖國元年園陵神牆用一丈三尺
詔用一丈一尺餘依修奉所申

宋會要

顯仁皇后園陵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崩于慈
寧宮之慈寧殿二十一日文武百官赴慈寧殿聽宣皇
太后遺詔曰園陵制度務從儉省毋事煩勞十月一日

禮部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攢宮已依典故差按行使副檢照國朝典故園陵並係祔葬止差按行使不謂差覆按昨隆祐皇太后攢宮係創始營奉及顯肅皇后攢宮係與徽宗皇帝同時遷奉曾差覆按使事體不同今來大行皇太后攢宮合祔永祐陵依典故自不合差覆按使從之以得旨令有司檢照典故至是討論來上四日太常寺討論大行皇太后攢宮合用典禮下項一國朝典故園陵皇堂神臺下深丈尺不同及園陵上官合置四神門南門乳臺鵲臺石作宮人等今來止係修奉攢宮欲並依昨昭慈聖獻皇后顯肅皇后攢宮禮例修奉施行十二日按行使葉義問等言今相視永祐陵顯

肅皇后攢殿正西有地一段土色黃潤林木榮盛宜於
此地安寢堪充修製大行皇太后攢宮即與國音并陰
陽經書並無妨礙今來永祐陵籬寨內顯肅皇后神園
正西約一十九步以來安立大行皇太后神園內安寢
即無妨礙所有顯肅皇后攢殿之西分塹大行皇太后
神園外除豁二十五步安立內籬寨西外籬寨有三十
五步緣正西俯及居民行路并昭慈聖獻皇后攢官司
防守營寨其元來西壁內籬寨至大籬寨封堠禁地七
十九步今來止有三十五步所有增展四壁外籬寨封
堠禁地更乞申明朝廷下太常寺看詳施行本寺看詳
全若於永祐陵籬寨內顯肅皇后神園正西按視到大

行皇太后攢宮神園地段及增展西壁外籬寨封堠地
等即於典禮別無妨礙詔依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太史
局選到大行皇太后攢宮興工日分宜用十月十八日
戊辰吉時用其日巳時八刻後丙時吉又今采於攢宮
興工緣俯近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依禮例合行奏告從
之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攢宮橋道損遞使董革等言
躬親相視將來大行皇太后梓宮發引門戶太史局官
供報狀并圖一甲方係國音福德利方其地係在候潮
門之南看詳此路自水步至江次經隔清水渾水闌地
步稍遠今采冬月竊慮潮水不應一丙方係國音利方
無凶神其地約在嘉會門左右看詳此路至江道路稍

遠兼窄狹迂曲竊慮措置費力一乙方不係國音利方
無凶神其地約在便門之南看詳此路與今來橋道頓
遞司畫到圖兩橋之間開城處相去不遠若令太史局
官指定乙方地步令橋道頓遞司臨安府從便措置開
城取路直至跨浦橋次極為快便又緣太史局雖稱
其方無凶神人稱不係國音利方有此疑慮今議定所
具三路互有利害緣事干國音合取自聖裁詔用乙方
令太史局日下標定地步報橋道頓遞使司臨安府指
辦道路二十一日大行皇太后攢宮修奉使司言檢照
昨顯肅皇后攢故例其石藏利害至重緣二浙土薄地
卑易為見水若不預行措辦竊慮水脉津潤於久未便

輒別彩畫石藏圖子一本雖功力倍增恐可禦濕本司
欲依上件例製造從之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
來大行梓宮啓攢發引掩攢宮太史局依奉聖旨選到
啓攢宜於十一月九日巳丑發引宜用十一月十八日
戊戌掩攢宜用十一月二十六日丙午並用其日辰時
八刻後巽吉時詔大行皇太后發引用十一月十六日
其時刻令太史局選定餘依本局所申既而本局選定
其日辰時八刻後巽吉時以宰臣湯思退等奏臣等按
統元曆發引用十六日丙申吉入謹按太祖實錄建隆
二年六月皇太后崩以丙申成服真宗國史至道三年
十二月丙申追尊帝母為皇太后並嘗用丙申日故也

二十九日詔梓宮舟船經由河道近岸居民屋宇妨礙
時暫去拆及剪伐窠木去處并攢宮修奉側近侵占民
田令橋道賴逋使司修奉使司優計價直報都大監領
所支錢給還二十六日顯仁皇太后梓宮掩攢二十七
日詔昭慈聖憲皇后永祐陵攢宮舊用攢字禮最宜用
輜攢音義一同本朝明德皇后攢宮係用攢字可令有
司依本朝故事改正十二月十八日詔兩攢禁宮地內
有遷去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專
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措置告諭先令合于人估定實
直報檢察宮陵所於慈寧宮兌便錢內倍數支還當官
給付仍取人收領毋令人吏乞覓擾擾二十八日宗正

寺主簿兼權太常丞吳曾等言太史局楊彥名狀檢照
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指揮禁地內有墳四所令依舊并
永祐陵攢亦依昭慈聖獻皇后已得旨施行小墳六所
不曾改遷今按視西北及東係是國音一百一穴依經
合行挑去其餘七百四十六穴相去稍遠尚隴遮映欲
依前項指揮與免挑移臣等今檢照故實諸陵界內舊
墳不許開今欲依宮陵故實不許開之文其西北一百
一穴臣等即非陰陽攸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詔
依餘一百一穴令紹興府更切相度如係尚隴遮映稍
遠處亦免挑移四月二十三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
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四隅之內回環

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
率歸於官今皆為禁地而士庶丘墓錯其中陰陽家流
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天門
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宮不必挑去是以致上貽
聖慮命臣躬親前往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
士庶墳塚元計九百三十八^六窀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
二^六窀外有七百六十六^六窀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
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
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淫誣不可取信臣
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樛里子死葬於渭南章
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通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宮業已挑去而築塞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宮業業相望雖山林掩蔽而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倚坐宮陵儀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封界內舊墳有願遷出者仰召保開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先是知紹興府王師心稱根剗得橫宮四隅之內有墳冢通約一千餘處太史局官李繼宗等互說不同有詔令撤將帶兩次太史局按視人前去看定至是來上

宋會要 憲聖慈烈皇后陵

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宮之慈福殿遺詔曰陵寢制度勿從儉省毋事煩勞仍依顯仁皇后故事施行七日詔大行太皇太后陵寢當遵遺詔務從儉省應營奉等費並以慈福宮錢物支給免使有司經常之費九日禮部太常寺言討論典故園陵皇堂神臺下深大尺不同上宮合置四神門南門置乳鵲臺石作宮人等今來係修奉櫨宮乞比附顯仁皇后體例施行從之十九日詔皇堂內榑可令有司用沙板隨宜修製候將來掩皇堂時先下榑底板俟進榑宮於榑底板上定正訖然後安下榑身次將天

盤網於棹上安設梓宮已有牙脚止用平底可就修奉
橫宮處製造二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大行太皇太后
山陵已差按行使檢照顯仁皇后祔葬永祐陵典故即
不合差覆按從之十二月八日修奉使司言今來修奉
橫宮並依顯仁皇后體例施行所有皇堂石藏省記得
顯仁皇后石藏裏明長一丈四尺八寸八分闊一丈三
寸深九尺若依此鋪砌竊恐至期安下神殺外棹室分
窄狹事屬利害照得高宗皇帝石藏裏明長一丈六尺
二寸闊一丈六寸深九尺欲乞依上件丈尺修奉施行
從之十七日按行使副錢象祖等言判太史局吳澤等
狀按行大行太皇太后神穴所在永思陵正北偏西祔

櫨相視其地土肉黃潤三男旺盛爲氣所聚委是高阜
依得昭穆次序可以安建從之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
今參酌禮例條具一啓櫨發引百僚並服將葬之服一
發引日總護頓遞使都大主長就慳次朝辭餘並免一
鼓吹警場挽卽於發引前二日係總護頓遞使同都大
主管官禮部太常寺言就貢院按閱並從之二十二日
禮部太常寺言今來靈駕前所立重乞依典禮將來發
引日捧擎至櫨宮令太史局選利方至掩櫨日埋瘞從
之二十八日按行使司言櫨宮地段分立神團緣永思
陵鋪置窠木等有礙乞行奏告去拆從之十一日詔將
來靈駕發引卽捧梓宮奉升大昇輦又引梓宮卽櫨宮

攝少保復土九錦差權工部尚書錢象祖按視十二日
掩皇堂